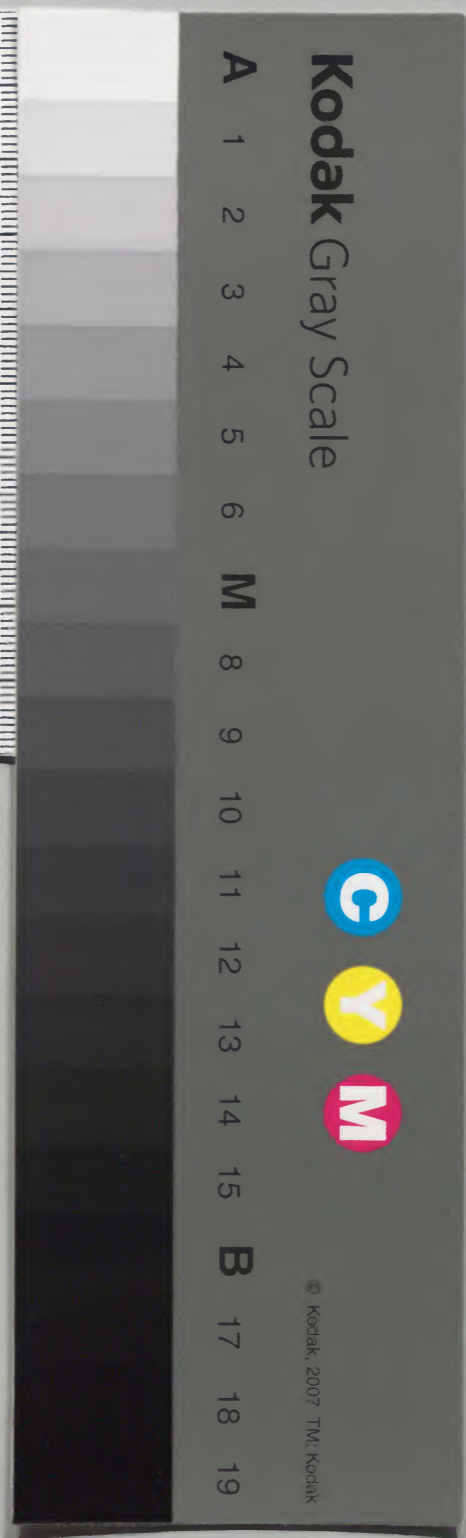


魏書

卷三十二之三
三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155)
函號	別	10 1



魏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

淺草文庫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高湖

崔逞

封懿

高湖字大淵渤海裔人也漢太傅哀之後祖慶慕容垂
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少機敏有器度與兄韜俱知名
於時雅為鄉人崔逞所敬異少歷顯職為散騎常侍登
國十年垂遣其太子寶來伐也湖言於垂曰魏燕之與
國彼有內難此遣赴之此有所求彼無違者和好多年

行人相繼往來馬不得遂留其弟曲在於此非彼之失
政當敦修舊好又寧國家而復令太子率衆遠伐且魏
主雄略兵馬精彊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太子富於春秋
意果心銳輕敵好勝難可獨行兵凶戰危願以深慮言
頗切厲垂怒免湖官既而寶果敗於參合寶立乃起湖
爲征虜將軍燕郡太守寶走和龍兄弟交爭湖見其衰
亂遂率戶三千歸國太祖賜爵東阿侯加右將軍摠代
東諸部世祖時除寧西將軍涼州鎮都大將鎮姑臧甚
有惠政年七十卒贈鎮西將軍秦州刺史謚曰敬有四
子

第三子謚字安平有文武才度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
禁中除中散專典秘閣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祕書
郎謚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羣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
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謚恒侍講讀拜蘭
臺御史尋轉治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
畏避甚見稱賞延興二年九月卒時年四十五太昌初
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壽徐齊濟兗五州諸軍事驃騎
大將軍太尉公青州刺史謚武貞公妻叔孫氏陳留郡
君

長子樹生性通達重節義交結英雄不事生產有識者

竝宗奇之蠕蠕侵掠高祖詔懷朔鎮將陽平王頤率衆討之頤假樹生鎮遠將軍都將先驅有功樹生尚氣俠意在浮沈自適不願職位辭不受賞論者高之居宅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曰何往非善安之自若雅好音律常以絲竹自娛孝昌初北州大亂詔發衆軍廣開募賞以樹生有威略授以大都督令率勁勇鎮捍舊蕃二年卒時年五十五太昌初追贈使持節都督冀相滄瀛殷定六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師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追封渤海王諡曰文穆妻韓氏爲渤海王國太妃永熙中後贈假黃鉞侍中都督

中外諸軍事加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長子卽齊獻武王也

王弟琛字永寶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御史中尉南趙郡開國公

子獻襲武定末太子庶子

樹生弟翻字飛雀亦以器度知名卒於侍御中散元象中贈假黃鉞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洛瀛并肆燕恒雲朔十州諸軍事大將軍太傅太尉公錄尚書事冀州刺史諡曰孝宣

子嶽武定末侍中太傅公清河郡開國公

謚長兄真有志行兄弟俱至孝父亡治喪墓次甘露白
雉降集焉有司以聞詔擢閭里自涇州別駕稍遷安定
太守甚著聲績卒贈龍驤將軍涇州刺史帶金城太守
神龜初卒太昌元年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相殷三州
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州刺史謚曰武康

子仁正光中卒於河州別駕太昌初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青齊濟三州諸軍事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明穆
子貫字小胡永興末通直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尚
食典御

拔弟膺兒美容兒膺力過人尤善弓馬顯祖時羽林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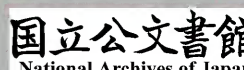
將皇興中主仗令高祖初給事中累遷散騎常侍內侍

長坐事死傳無拔事而載拔弟膺兒不知拔何人也

子吞字明珍有器尚初除侍御史拜奉朝請員外散騎
侍郎與叔徽俱使西域還至河州遇賊攻圍城陷見害
太昌初贈使持節都督冀滄二州諸軍事征東將軍冀
州刺史永熙中重贈侍中都督青徐光三州諸軍事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謚曰文景

子永樂興和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濟州刺史陽川
縣開國公

永樂弟弼武定中安西將軍營州刺史安陵縣開國男



諸兄弟徽字榮顯小字苟兒聰敏有氣幹爲任城王澄所知賞景明中起家奉朝請延昌中假員外散騎常侍使於嚙唃西域諸國莫不敬憚之破洛侯烏孫竝因之以獻名馬還拜冗從僕射神龜中遷射聲校尉左中郎將游擊將軍又假平西將軍員外散騎常侍使嚙唃還至枹罕屬莫折念生反於秦隴時河州刺史元祚爲前刺史梁釗息景進等招引念生攻河州祚以憂死長史元永平治中孟賓臺使元湛共推徽行河州事綏接有方兵士用命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徵兵於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率羌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爲賊所害永熙中喪還洛陽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相瀛滄五州諸軍事司徒公冀州刺史諡曰文宣

子歸義有志烈初除奉朝請加威烈將軍與父徽俱使西域還都稍遷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西征都督每有戰功後沒於陳太昌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諡曰孝貞

子普武定末安南將軍太子左衛率

歸義弟歸彥武定末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

刺史安喜縣開國男

真弟各拔廣昌鎮將卒贈燕州刺史

子猛虎鄴善鎮錄事及居喪以至性稱遂絕宦情

子元國早卒

次顯國武定末撫軍將軍汝陽男

顯國弟達武定中驃騎將軍行滄州事

達弟永國征虜將軍中散大夫

永國弟子國武衛將軍

各拔少子盛天平中侍中太尉公廣平郡開國公

子子瑗武定末兼武衛將軍

謚弟稚字幼寧薄骨律鎮將營州刺史

子施字難施沃野鎮長卒贈琅邪太守

子雍字景雲司徒從事後與少子思義俱奔蕭衍卒於

江南元象初喪還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冀定瀛

滄幽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冀州刺

史

子思宗武定末中軍將軍儀同三司兗州刺史上洛郡

開國男思義特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兗齊三州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僕射儀同三司青州刺史

施弟興早卒

興子貴孫晉州刺史

湖弟恒字叔宗慕容垂鉅鹿太守太祖時率郡降賜爵涇縣侯加龍驤將軍仍守鉅鹿卒贈安東將軍幽州刺史諡曰惠

子道字始惜襲爵拜都牧令遷鎮南將軍相州刺史未及之職卒仍以爲贈諡曰莊

子幹字干奴好學寬厚有雅度襲爵涇縣侯後例降爲伯歷南青州征虜府司馬威遠將軍鄯善鎮遠府長史仍轉汾州後軍府長史白水太守所在以廉平著稱太昌初卒贈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

司空公雍州刺史諡曰孝穆

子侃字伯欣襲除南秦州長史卒贈輔國將軍涼州刺史諡曰宣

子紹字廣祖襲爵興和初征虜將軍滄州刺史

侃弟騰字伏興卒於安東將軍光州刺史襄城縣開國公

子陟字祖遷司空中郎太尉主簿

陟弟憬通直郎

憬弟翹襲父爵

騰弟隆之武定末太保尚書令平原郡開國公

崔逞字叔祖清河東武城人也魏中尉琰之六世孫曾祖諒晉中書令祖遇仕石虎爲特進父瑜黃門郎逞少好學有文才遭亂孤貧躬耕于野而講誦不廢慕容暉時郡舉上計掾補著作郎撰燕記遷黃門侍郎及苻堅并慕容暉以爲齊郡太守堅敗司馬昌明以逞爲河清平原二郡太守爲翟遼所虜授以中書令慕容垂滅翟劄以爲祕書監慕容寶東走和龍爲留臺吏部尚書及慕容麟立逞攜妻子亡歸太祖張袞先稱美逞及見禮遇甚重拜爲尚書任以政事錄三十六曹別給吏屬居門下省尋除御史中丞太祖攻中山未克六軍乏糧民多匿穀問羣臣以取粟方略逞曰取榘可以助糧故飛鷄食榘而改音詩稱其事太祖雖銜其侮慢然兵旣須食乃聽以榘當租逞又曰可使軍人及時自取過時則落盡太祖怒曰內賊未平兵人安可解甲仗入林野而收榘乎是何言歟以中山未拔故不加罪天興初姚興侵司馬德宗襄陽戍戍將郝恢馳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聞太祖詔逞與張袞爲遵書以荅初恢與遵書云賢兄虎步中原太祖以言悖君臣之體勅逞袞亦貶其主號以報之逞袞乃云貴主太祖怒曰使汝貶其主以荅乃稱貴主何若賢兄也遂賜死後司馬德宗荊州刺

史司馬休之等數十人爲桓玄所逐皆將來奔至陳留南分爲二輩一奔長安一歸廣固太祖初聞休之等降大悅後怪其不至詔兗州尋訪獲其從者問故皆曰國家威聲遠被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闕及聞崔逞被殺故奔二處太祖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者多見優容逞七子二子早亡第三子義義弟諲諲弟禕禕弟嚴嚴弟頤逞之內徙也終慮不免乃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令歸慕容德遂奔廣固逞獨與小子頤在平城及逞之死亦以此爲譴

頤字泰冲初爲太子洗馬後稍遷散騎尚書賜爵清河侯後世祖聞劉義隆以譴爲冀州刺史乃曰義隆知用其兄我豈無冀州也乃以頤爲平東將軍冀州刺史又爲大鴻臚持節策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奉使數返光揚朝命世祖善之及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等督諸軍取上邽使頤齎詔於丕前喻難當奉詔後與方士韋文秀詣王屋山造金丹不就真君初卒頤五子
長子秉字公禮早終無子

秉弟廣字公淵襲爵拜平東將軍

子法度早終

廣弟軌字公則太子中舍人鎮南司馬

軌弟穆字公和早終

穆弟叡字哲小字男季高祖初以交通境外伏誅從兄景真以子思叔繼叡

思叔少爲中書學生遷中書博士世宗時歷上黨鉅鹿太守自逞之死至叡之誅三世積五十餘年而在北一門盡矣初三齊平禕孫相如入國以才學知名舉冀州秀才早卒

相如弟或在術藝傳

逞兄適字寧祖亦有名於時慕容垂尚書左丞范陽昌黎二郡太守

適曾孫延壽冀州主簿輕財好施甚收鄉曲之譽

延壽子隆宗簡率愛友居喪以孝聞歷位冀州別駕蘭陵燕郡二郡太守司空諮議參軍冀州中正中軍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見重於世卒贈前將軍齊州刺史諡曰孝

子敬保員外散騎侍郎冀州儀同府從事中郎卒贈冀州刺史

子子恒官至征虜將軍魯郡太守早卒

子恒弟子安冠軍將軍西兗州司馬

子安弟子昇開府參軍武定中坐連元瑾事兄弟竝伏

法

封懿字處德渤海菑人也曾祖釋晉東夷校尉父放慕容暉吏部尚書兄孚慕容超太尉懿雋偉有才氣能屬文與孚雖器行有長短然名位略齊仕慕容寶位至中書令民部尚書寶敗歸闕除給事黃門侍郎都坐大官寧朔將軍章安子太祖數引見問以慕容舊事懿應對疎慢廢還家太宗初復徵拜都坐大官進爵爲侯泰常二年卒懿撰燕書頗行於世

子玄之坐與司馬國璠溫楷等謀亂伏誅臨刑太宗謂之曰終不令絕汝種也將宥爾一子玄之請曰弟虔之奴子磨奴字君明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赦磨奴

磨奴被刑爲宦人崔浩之誅也世祖謂磨奴曰汝本應全所以致刑者事由浩之故後爲中曹監西使張掖賜爵富城子加建威將軍給事中久之出爲冠軍將軍懷州刺史太和七年卒贈平東將軍冀州刺史渤海公諡曰定以族子叔念爲後高祖賜名回

回父鑿卽慕容暉太尉奔之後也回皇興初爲中書學生襲爵富城子累遷太子家令世宗卽位以回行華州事回在州鞭中散大夫党智孫爲尚書左丞韋績糾奏

免尋除鎮遠將軍安州刺史山民愿朴父子賓旅同寢
一室回下車勒令別處其俗遂改徵爲太尉長史頻行
定州徐州事尋除後將軍汾州刺史肅宗初轉涼州刺
史加右將軍固辭不拜仍授平北將軍瀛州刺史時大
乘寇亂之後加以水潦百姓困乏回表求賑恤免其兵
調州內甚賴之又爲度支尚書尋轉都官尚書冀州大
中正滎陽鄭雲諂事長秋卿劉騰貨騰紫纈四百匹得
爲安州刺史除書且出暮往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
安州卿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荅之曰卿荷國寵
靈位至方伯雖不能拔園葵去織婦宜思方略以濟百

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雲
慙媿失色靈太后臨朝召百官問得失羣臣莫敢言回
對曰昔孔丘爲司寇十日而誅少正卯魯國肅然欺巧
自息姬旦行戮不避兄弟周道用隆徐偃專行仁義其
國乃滅自古及今未有不厲威刑而能治者頃來頗由
長吏寬息侵剝百姓盜賊羣起請肅刑書以懲未犯太
后意納之而不能用轉爲七兵尚書領御史中尉尚書
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麗妻崔氏姦通回乃劾奏時人
稱之除鎮東將軍冀州刺史肅宗末徵爲殿中尚書頻
表遜職以爲右光祿大夫莊帝初遇害於河陰時年七

十七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公定州刺史諡曰孝宣
長子隆之武定中開府儀同三司齊州刺史安德郡開
國公

子子繪武定中渤海太守

隆之弟興之字祖胄經明行脩恬素清靜起家太學博
士員外郎出爲瀛冀二州平北府長史所歷有當官之
譽孝昌中卒天平中追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
史尋重贈殿中尚書諡曰文

子孝琬字士禧武定末開府中郎

孝琬弟孝琰祕書郎

興之弟延之字祖業天平中驃騎大將軍青州刺史剡
縣開國子磨奴旣以回爲後請於顯祖贈鑿寧遠將軍
滄水太守

鑿長子琳字彥寶顯祖末本州表貢拜中書博士高祖
初大軍南討琳參鎮南軍事後爲河南七州大使還拜
中書侍郎與侍中南平王馮誕等議定律令賜布帛六
百疋粟六百石馬牛各一遷太尉長史轉司宗下大夫
有長者之稱行東兗州事及改定百官除司空長史出
爲立忠將軍南青州刺史兼散騎常侍持節西道大使
還爲長兼太中大夫轉廣平內史又爲光祿大夫世宗

末除後將軍夏州刺史徵爲安東將軍光祿大夫神龜二年卒贈使持節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子元稱

元稱弟子盛竝早卒

子盛弟子施武定末沛郡太守

琳子肅在文苑傳

懿從兄子愷字思悌弈之孫也父勸慕容垂侍中太常卿愷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後入代都名出懿子玄之右俱坐司馬氏事死愷妻盧玄姊也愷子伯達棄母及妻李氏南奔河表改婚房氏顯祖末伯達子休傑內

入祖母盧猶存垂百歲矣而李已死休傑高祖時以歸

國勳爲河間太守兼冀州咸陽王府諮議參軍

休傑從弟靈祐仕劉義隆爲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

白曜平三齊靈祐率二百人詣白曜降賜爵下密子後

除建威將軍渤海太守卒

子進壽襲爵肅宗時爲揚州治中以失義州爲刺史元

志所殺事具志傳

子子游武定中開府中兵參軍

進壽弟蚌卒於冀州別駕

蚌弟榮起家荊州長流參軍司空水曹參軍殿中侍御

史累遷征東將軍廣州長史還除光祿大夫卒贈衛將軍冀州刺史

回族叔軌字廣度沉謹好學博通經傳與光祿大夫武邑孫惠蔚同志友善惠蔚每推軌曰封生之於經義非但章句可奇其標明綱格統括大歸吾所弗如者多矣善自脩潔儀容甚偉或曰學士不事脩飾此賢何獨如此軌聞笑曰君子整其衣冠尊其瞻視何必蓬頭垢面然後爲賢言者慙退太和中拜著作佐郎稍遷尚書儀曹郎中兼員外散騎常侍銜命高麗高麗王雲恃其路遠稱疾不親受詔軌正色詰之喻以大義雲乃北面

詔先是契丹虜掠邊民六十餘口又爲高麗擁掠東歸軌具聞其狀移書徵之雲悉資給遣還有司奏軌遠使絕域不辱朝命權宜曉慰邊民來蘇宜加爵賞世宗詔曰權宜徵口使人常體但光揚有稱宜賞一階轉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入爲吏部郎以兄考事于軌軌曰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舊君故虧之也休歎其守正軌在臺中稱爲儒雅奏請遣四門博士明經學者檢試諸州學生詔從之尋除國子博士加揚武將軍假通直散騎常侍慰勞汾州山胡司空清河王懌表脩明堂辟雍詔百寮集議軌議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在

國之陽所以嚴父配天聽朔設教其經構之式蓋已尚矣故周官匠人職云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五室九階四戶八憲鄭玄曰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見同制然則三代明堂其制一也案周與夏殷損益不同至於明堂因而弗革明五室之義得天數矣是以鄭玄又曰五室者象五行也然則九階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憲者通八風誠不易之大範有國之恒式若其上圓下方以則天地通水環宮以節觀省茅蓋白盛爲之質飾赤綴白綴爲之戶牖皆典籍所具載制度之明義也在秦之世焚滅五典毀黜三代變

夏先聖不依舊憲故呂氏月令見九室之義大戴之禮著十二堂之論漢承秦法亦未能改東西二京俱爲九室是以黃圖白虎通蔡邕應劭等咸稱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象十二辰夫室以祭天堂以布政依天而祭故室不過五依時布政故堂不踰四州之與辰非所可法九與十二其用安在今聖朝欲尊道訓民備禮化物宜則五室以爲永制至如廟學之嫌臺沼之雜袁準之徒已論正矣遺論具在不復須載尋以本官行東郡太守遷前軍將軍行夏州事好立條教所在有績轉太子僕射遷廷尉少卿加征虜將軍卒贈右將軍濟州刺史

初軌深爲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軌高綽二人並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而每薦此二公非直爲國進賢亦爲汝等將來之津梁也其見重如此軌旣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尚書令高肇拜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曰吾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軌以務德慎言修身之本茲回讒佞世之巨害乃爲務德慎言遠佞防姦四戒文多不載

軌長子偉伯字君良博學有才思弱冠除太學博士每朝廷大議偉伯皆預焉雅爲太保崔光僕射游肇所知賞太尉清河王懌辟參軍事懌親爲孝經解詁命偉伯爲難例九條皆發起隱漏偉伯又討論禮傳詩易疑事數十條儒者咸稱之尋將經始明堂廣集儒學議其制度九五之論久而不定偉伯乃搜檢經緯上明堂圖說六卷正光末尚書僕射蕭寶夤以爲關西行臺郎及寶夤爲逆偉伯乃與南平王冏潛結關中豪右韋子粲等謀舉義兵事發見殺年三十六時人惜之永安中追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瀛州刺史聽一子出身偉伯無子轉授第三弟翼偉伯撰封氏本錄六卷并詩賦碑誄雜文數十篇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偉伯弟業字君脩奉朝請領殿中侍御史早卒
業弟翼字君贊美容兒腰帶十圍以兄偉伯立節之勳
除給事中後加揚烈將軍武定初卒
翼弟述字君義武定末廷尉少卿
述弟詢字景文尚書起部郎
史臣曰高敬侯才鑒明遠見機而作身名俱劭世載人
英天所贊也崔逞文學器識當年之俊慮遠忽微俱以
為禍頤有茲休烈厥世不延封懿獲全為幸回乃克光
家世不乏人矣

魏書卷三十三終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一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宋隱 王憲 屈遵 張蒲 谷渾 公孫表

張濟 李先 賈彝 薛提

宋隱字處默西河介休人也曾祖爽晉昌黎太守後為
慕容廆長史祖活中書監父恭尚書徐州刺史慕容儁
徙鄴恭始家於廣平列人焉隱性至孝年十三便有成
人之志專精好學不以兵難易操仕慕容垂歷尚書郎

太子中舍人本州別駕太祖平中山拜隱尚書吏部郎
車駕還北詔隱以本官輔衛王儀鎮中山尋轉行臺右
丞領選如故屢以老病乞骸骨太祖不許尋以母喪歸
列人既葬被徵固辭以病而州郡切以期會隱乃棄妻
子間行避焉後匿於長樂之經縣數年而卒臨終謂其
子姪等曰苟能入順父兄出悌鄉黨仕郡幸而至功曹
史以忠清奉之則足矣不勞遠詣臺閣恐汝不能富貴
而徒延門戶之累耳若忘吾言是爲無若父也使鬼而
有知吾不歸食矣有五子

第三子溫世祖時徵拜中書博士卒追贈建威將軍豫

州刺史列人定侯

溫弟演顯祖初從征彭城有功拜明威將軍濟北太守
演子鮒字伯魚州別駕

隱弟輔字處仁少慷慨有大操博覽群書州辟別駕早
卒

隱叔父洽爲慕容垂尚書太祖之圍中山也洽率所領
專守北圍當洽所統官軍多被傷殺太祖特深忿恨及
城平遂殺之子順訓並下腐刑洽第四子宣字道茂時
年數歲親人竊逃以免後與范陽盧玄渤海高允及從
子悛俱被徵拜中書博士尋兼散騎常侍使劉義隆加

冠軍將軍賜爵中都侯領中書侍郎行司隸校尉真君
七年卒贈司隸謚簡侯

子謨字乾仁襲爵卒於遼西太守

子鸞字珍和襲爵東莞太守

鸞弟瓊字普賢少以孝行稱母會病季秋之月思瓜不
已瓊夢想見之求而遂獲時人稱異母終州郡屢辟皆
不就卒於家

子仲美武定末尚書水部郎

王憲字顯則北海劇人也祖猛苻堅丞相父休河東太
守憲幼孤隨伯父末在鄴苻丕稱尊號復以末爲丞相

末爲慕容末所殺憲奔清河匿於民家皇始中輿駕次
趙郡之高邑憲乃歸誠太祖見之曰此王猛孫也厚禮
待之以爲本州中正領選曹事兼掌門下世祖卽位行
廷尉卿出爲上谷太守加中壘將軍賜爵高唐子清身
率下風化大行尋拜外都大官後爲中都歷任二曹斷
獄稱旨進爵劇縣侯加龍驤將軍出爲并州刺史加安
南將軍進爵北海公境內清肅及還京師以憲元老特
賜錦繡布帛綿綵珍羞禮膳天安初卒年八十九贈鎮
南將軍青州刺史謚曰康

子崇襲早卒

子仲智襲歷中書侍郎安西將軍幽州刺史有清平之稱

崇弟嶷字道長少以父任爲中書學生稍遷南部大夫高祖初出使巡察青徐豫撫慰新附觀省風俗還遷南部尚書在任十四年時南州多事文奏盈几訟者填門嶷性懦緩委隨不斷終日在坐昏睡而已李訢鄧宗慶等號爲明察勤理時務而二人終見誅戮餘十數人或黜或免唯嶷卒得自保時人爲之語曰實癡實昏終得保存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賜爵東平侯未幾拜安東將軍進爵樂安公出爲持節鎮西將軍秦州刺史改爲

華山公散騎常侍如故後入爲內都大官卒

子祖念襲爵官至東平大守例降爵爲侯卒贈寧朔將軍光州刺史

子慶鍾襲爵給事中貪穢無行坐事爵除祖念弟雲字羅漢頗有風尚自尚書郎入爲中書舍人轉司州別駕光祿少卿改授衛尉少卿出爲冠軍將軍尚書兗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在州坐受所部荆山戍主杜虞財貨又取官絹因染割易御史糾劾付廷尉遇赦免熙平二年卒官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諡曰文昭有九子長子昕字元景武定末太子詹事

魏書卷三十三 五傳 四
昕弟暉字元旭早稱機悟歷尚書儀曹郎中書舍人贈
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兗州刺史

暉弟盱字仲明祕書郎司徒主簿天平中爲盜所害

屈遵字子皮昌黎徒河人也博學多藝名著當時爲慕容
容永尚書僕射武垣公永滅垂以爲博陵令太祖南伐
車駕幸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南奔河外高陽太守崔玄
伯東走海濱屬城長史率多逃竄遵獨告其吏民曰往
年寶師大敗今茲垂征不還天之棄燕人弗支也魏帝
神武命世寬仁善納御衆百萬號令若一此湯武之師
吾欲歸命爾等勉之勿遇嘉運而爲禍先遂歸太祖太

祖素聞其名厚加禮焉拜中書令出納王言兼摠文誥
中原旣平賜爵下蔡子從駕還京師卒時年七十

子須襲除長樂太守加鎮遠將軍進爵信都侯卒贈寧

北將軍昌黎公諡曰恭

少子處珍襲爵處珍卒

子車渠襲爵高祖初出爲東陽鎮將卒贈青州刺史諡

曰莊

須長子恒字長生沈深有局量少纂家業尤善書計太
祖初給事諸曹太宗世遷將作監統京師諸署世祖卽
位稍遷尚書右僕射加侍中以破平涼功賜爵濟北公

加平南將軍後轉中領軍恭宗在東宮恒領太子少傅
後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
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恒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
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恒在宮公正內外稱其平當世
祖信任之委以大政車駕出征常居中留鎮與襄城公
盧魯元俱賜甲第世祖數臨幸賞賜隆厚真君四年墜
馬卒時年五十五時世祖幸陰山恭宗遣使乘傳奏狀
世祖甚悼惜之謂使人曰汝等殺朕良臣何用乘馬遂
令步歸贈征西大將軍諡曰成公

長子觀早卒世祖愍之賜其子男爵觀弟道賜襲祖爵
道賜少以父任內侍左右稍遷主客進爲尚書加散騎
常侍善騎射機辯有辭氣世祖甚器之從征蓋吳遷尚
書右僕射加侍中還至鴈門暴疾卒諡曰哀公子拔襲
爵

拔少好陰陽學世祖追思其父祖年十四以爲南部大
夫時世祖南伐擒劉義隆將胡盛之以付拔拔酒醉不
覺盛之逃去世祖大怒命斬之將伏鎖世祖愴然曰若
鬼而有知長生問其子孫朕何以應之乃赦拔免爲散
大夫後顯祖以其功臣子拜營州刺史卒

子永興襲爵

張蒲字玄則河南脩武人本名謨後改爲蒲漢太尉延
之後父攀慕容垂御史中丞兵部尚書以清方稱蒲少
有父風頗涉文史以端謹見知爲慕容寶陽平河間二
郡太守尚書左丞太祖定中山寶之官司叙用者多降
品秩旣素聞蒲名仍拜爲尚書左丞天興中以蒲清謹
方正遷東部大夫後拜太中大夫太宗卽位爲內都大
官賜爵泰昌子參決庶獄私謁不行號爲公正大常初
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嶠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
州刺史長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
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彊服之
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又懼
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
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
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甚以爲然具以奏聞太宗
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
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
師後劉裕寇竊河表以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
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之裕入長安乃還後改爲壽張
子與安平公叔建將兵自平原東渡徇下劉義符青兗
諸郡詔加陳兵將軍濟州刺史又與建攻青州不尅而

還世祖卽位以蒲清貧妻子衣食不給乃出爲相州刺史扶弱抑疆進善黜惡教化大行始光三年卒於州年七十二吏民痛惜之蒲在謀臣之列屢出爲將朝廷清論常爲稱首贈平東將軍廣平公諡曰文恭

子昭有志操天興中以功臣子爲太學生太宗卽位爲內主書後襲父爵神麿中從征蠕蠕以功進爵脩武侯加平遠將軍延和二年出爲幽州刺史開府加寧東將軍時幽州年穀不登州廩虛罄民多菜色昭謂民吏曰何我之不德而遇其時乎乃使富人通濟貧乏車馬之家糴運外境貧弱者勸以農桑歲乃大熟士女稱頌之

在任三年卒

子昶襲爵早卒

昶弟靈符真君八年補中書博士和平中咸陽郡民趙昌聚黨作逆百姓騷動詔靈符宣旨慰喻民乃復業天安初遷中書侍郎賜爵昌國子延興中使南豫州觀察風俗太和四年除建威將軍廣平太守還爲尚書左丞司州大中正後除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十六年轉光州刺史加立忠將軍卒

谷渾字元冲昌黎人也父袞膂力兼人彎弓三百斤勇冠一時仕慕容垂至廣武將軍渾少有父風任俠好氣

以父母在常自退抑晚乃折節受經業遂覽群籍被服類儒者太祖時以善隸書爲內侍左右太宗世遷前鋒將軍從幸河南還以選給事東宮世祖卽位爲中書侍郎加振威將軍從征赫連昌爲驍騎將軍遷侍中安南將軍領儀曹尚書賜爵濮陽公渾正直有操行性不苟合趣舍不與已同者視之蔑如也然反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在官廉直爲世祖所器重詔以渾子孫十五以上悉補中書學生延和二年春卒世祖悼惜之親臨其喪贈賜豐厚諡曰文宣

子闡字崇基小字長命襲爵少侍東宮稍遷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入爲外都大官延興四年卒諡曰簡公

闡弟李孫襲爵中書學生入爲祕書中散遷中部大夫出爲吐京鎮將

闡子洪字元孫少受學中書世祖以洪機敏有祖風令人授高宗經高宗卽位以舊恩爲散騎常侍南部長遷尚書賜爵滎陽公洪性貪奢僕妾衣服錦綺貲累千金而求欲滋劇時顯祖舅李峻等初至京師官給衣服洪輒截沒爲有司所糾并窮其前後贓罪坐以伏法

子頴青州征東大將軍廣陵王羽田曹參軍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尚書郎加威遠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尋

轉中散大夫大軍伐蜀時益州刺史傅豎眼出爲別將以穎權行州事後除假節鎮遠將軍涼州刺史不行改授太府少卿又加前將軍神龜二年卒贈平東將軍營州刺史諡曰貞

長子纂字靈紹頗有學涉解褐太學博士領侍御史稍遷著作郎司州治中黃門郎散騎常侍又爲侍中兼殿中尚書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營州大中正纂前爲著作又監國史不能有所緝綴

纂弟士恢字紹達少好琴書初爲世宗挽郎除奉朝請正光中入侍甚爲肅宗寵待元義之出靈太后反政紹達預有力焉遷諫議大夫俄轉通直散騎常侍直閣將軍馮臚少卿封元城縣開國侯邑七百戶太后嬖幸鄭儼懼紹達閒構於帝每因言次導紹達爲州紹達耽寵不願出外太后誣其罪而殺之

公孫表字玄元燕郡廣陽人也遊學爲諸生慕容沖以爲尚書郎慕容垂破長子從入中山慕容寶走乃歸闕以使江南稱旨拜尚書郎後爲博士初太祖以慕容垂諸子分據勢要權柄推移遂至亡滅且國俗敦樸嗜欲寡少不可啓其機心而導其巧利深非之表承指上韓非書二十卷太祖稱善太宗初表參功勞將軍元屈軍

事討吐京叛胡爲胡所敗表以先諫止屈太宗善之賜爵固安子河西饑胡劉虎聚結流民反於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傷殺太宗深銜之及劉裕征姚興兗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劉裕死議取河南侵地太宗以爲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太宗從之於是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攻滑臺歷時不拔太宗乃南巡爲之聲援表等旣尅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劉義隆將翟廣等於王樓遂圍虎牢車駕次汲郡始昌子蘇坦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太宗雅好術數又積前忿及攻虎牢士卒多傷乃使人夜就帳中縊而殺之時年六十四太宗以賊未退祕而不宣初表與勃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太宗以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忌時人以此薄之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出也輕侮亮故至於死

第二子軌字元慶少以文學知名太宗時爲中書郎出
從征討補諸軍司馬世祖平赫連昌引諸將帥入其府
藏各令任意取金玉諸將取之盈懷軌獨不採把世祖
乃親採金賜之謂軌曰卿可謂臨財不苟得朕所以增
賜者欲顯廉於衆人後兼大鴻臚持節拜氏王楊玄爲
南秦王及境玄不郊迎軌數玄曰昔尉他跨據及陸賈
至匍匐奉順故能垂名竹帛今君王無肅恭之禮非蕃
臣也玄使其屬趙客子對曰天子以六合爲家孰非王
庭是以敢請入國然後受謁軌荅曰大夫入境尚有郊
勞而况王命者乎請奉策以還玄懼詣郊受命軌使還
稱旨拜尚書賜爵燕郡公加平南將軍及劉義隆將到
彥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冶坂世祖慮更北入遣
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出爲虎牢鎮將初
世祖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詣雍州軌令驢主
皆加絹一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疆弱輔春
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真君二年卒時年五十一軌旣
死世祖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受
貨縱賊使至今餘姦不除軌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
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
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

到壁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
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軌終得娶于封
氏生二子斌叡

斌襲爵拜內都大官正光二年卒贈幽州刺史

叡字文叔初爲東宮吏稍遷儀曹長賜爵陽平公時顯
祖於苑內立殿勅中秘羣官制名叡曰臣聞至尊至貴
莫崇於帝王天人挹損莫大於謙光伏惟陛下躬唐虞
之德存道頤神逍遙物外宮居之名當協叡旨臣愚以
爲宜曰崇光奏可後卒於南部尚書贈安東將軍幽州
刺史諡曰宣叡妻崔浩弟女也生子良字遵伯聰明好
學爲尚書左丞雅有幹用爲高祖所知遇

良弟衡字道津良推爵讓之仕至司直良以別功賜爵

昌于平

子崇基襲

軌弟質字元直有經義頗屬文初爲中書學生稍遷博
士世祖征涼州留宜都王穆壽輔恭宗時蠕蠕乘虛犯
塞候騎至於京師京師大震壽雅信任質以爲謀主質
性好卜筮卜筮者咸云寇必不來故不設備由質幾致
敗國後深自督厲屢進讜言超遷尚書眞君九年卒追
贈中護軍將軍光祿勳幽州刺史廣陽侯諡曰恭

第二子邃字文慶初爲選部吏以積勤稍遷南部長敷
奏有稱遷南部尚書賜爵范陽侯加左將軍高祖詔邃
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率眾討蕭贖舞陰戍後高祖
與文明太后引見王公以下高祖曰比年方割畿內及
京城三部於百姓頗有益否邃對曰先者人民離散主
司猥多至於督察實難齊整自方割以來眾賦易辦實
有大益太后曰諸人多言無益卿言可謂識治機矣詔
醴陽被掠之兵有得還者賜絹二十匹邃奏爲貴賤等
級高祖稱善依例降侯啓爲襄平伯出爲使持節安東
將軍青州刺史以邃在公遺迹可紀下紹襲述加鎮東
將軍領東夷校尉刺史如故太和十九年卒於官高祖
在鄴宮爲之舉哀時百度唯新青州佐吏疑爲所服詔
曰今古時殊禮或隆殺專古也理與今違專今也大乖
曩義當斟酌兩途商量得失吏民之情亦不可苟順也
主簿近代相承服斬過葬便除可如故事自餘無服大
成寥落可準諸境內之民爲齋衰三月

子同始襲爵卒於給事中

同始弟同慶篤厚廉慎爲司徒田曹參軍李崇驃騎府
外兵參軍隨崇北征有方直之稱邃叡爲從父兄弟而
叡才器小優又封氏之生崔氏之壻邃母鴈門李氏地

望縣隔鉅鹿太守祖李真多識北方人物每云士大夫當須好婚親二公孫同堂兄弟耳吉凶會集便有士庶之異

張濟字士度西河人也父千秋慕容末驍騎將軍永滅來奔太祖善之拜建節將軍賜爵成紀侯隨從征代累著功績登國末卒濟涉獵書傳清辯美儀容太祖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孫表等俱爲行人拜散騎侍郎襲爵先是姚興遣將攻洛陽司馬德宗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乞師於常山王遵遵以狀聞太祖遣濟爲遵從事中郎報之濟自襄陽還太祖問濟江南之事濟對曰司馬昌

明死子德宗代立所部州鎮迭相攻擊今雖小定君弱臣彊全無綱紀臣等旣至襄陽佺期間問臣魏初伐中山幾十萬衆臣答三十餘萬佺期曰魏國被甲戎馬可有幾匹臣答中軍精騎十有餘萬外軍無數佺期曰以此討羌豈足滅也又曰魏定中山徙幾戶於北臣答七萬餘家佺期曰治在何城臣答定都平城佺期曰有如許大衆亦何用城爲又曰魏帝爲欲久都平城將復遷乎臣答非所知也佺期間朝廷不都山東兒有喜色曰晉魏通和乃在往昔非唯今日羌寇狡猾頻侵河洛夙夜憂危今此寡弱倉庫空竭與君便爲一家義所無諱洛

城救援仰恃於魏若獲保全當必厚報如其爲羌所乘
寧使魏取臣等欲分向楊州佮期曰蠻賊互起水行甚
難魏之車馬已據滑臺於此而還從北道東下乃更便
直晉之法制有異於魏今都督襄陽委以外事有欲征
討輒便興發然後表聞令朝廷知之而已如其事勢不
舉亦不承臺命太祖嘉其辭順乃厚賞其使許救洛陽
後遷謁者僕射報使姚興以累使稱旨拜勝兵將軍頻
從車駕北伐濟謀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
二十餘口天賜五年卒
子多羅襲爵坐事除

李先字容仁中山盧奴人也本字犯高祖廟諱少好學
善占相之術師事清河張御御奇之仕符堅尚書郎後
慕容永聞其名迎爲謀主先勸永據長子城永遂稱制
以先爲黃門郎祕書監垂滅永徙於中山皇始初先於
井陘歸順太祖問先曰卿何國人先曰臣本趙郡平棘
人太祖曰朕聞中山土廣民殷信爾以不先曰臣少官
長安仍事長子後乃還鄉觀望民士實自殷廣又問先
曰朕聞長子中有李先者卿其是乎先曰小臣是也太
祖曰卿識朕不先曰陛下聖德膺符澤被八表龍顏挺
特臣安敢不識太祖又問曰卿祖父及身官悉歷何官

先對曰臣大父重晉平陽太守大將軍右司馬父樊石
虎樂安太守左中郎將臣苻丕尚書右主客郎慕容永
祕書監高密侯太祖曰卿旣宿士屢歷名官經學所通
何典爲長先對曰臣才識愚闇少習經史年荒廢忘上
猶通六又問兵法風角卿悉通不先曰亦曾習讀不能
明解太祖曰慕容永時卿用兵不先曰臣時蒙顯任實
參兵事太祖後以先爲丞相衛王府左長史從儀平鄴
到義臺破慕容麟軍回定中山先每一進策所向剋平
車駕還代以先爲尚書右中兵郎太祖謂先曰今蠕蠕
屢來犯塞朕欲討之卿以爲何如先曰蠕蠕不識天命
竄伏荒朔屢來偷竊驚動邊民陛下神武威德遐振舉
兵征之必將摧殄車駕於是北伐大破蠕蠕賞先奴婢
三口馬牛羊五十頭轉七兵郎遷博士定州大中正太
祖問先曰天下何書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
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
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
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文祕緯不可計數陛
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
集亦不難太祖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太祖之討姚
興於柴壁也問先曰興屯天渡平據柴壁相爲表裏今

欲殄之計將安出先對曰臣聞兵以正合戰以奇勝如
聞姚興欲屯兵天渡利其糧道及其未到之前遣奇兵
先邀天渡柴壁左右嚴設伏兵備其表裏以陛下神策
觀時而動興欲進不得退又乏糧夫高者爲敵所棲深
者爲敵所囚兵法所忌而興居之可不戰而取太祖從
其計興果敗歸太宗卽位問左右舊臣之中爲先帝所
親信者有誰時新息公王洛兒對曰有李先者最爲先
帝所知太宗召先引見問曰卿有何功行而蒙先帝所
識先對曰臣愚細才行無聞適以忠直奉上更無異能
太宗曰卿試言舊事先對曰臣聞堯舜之教化民如子

三王任賢天下懷服今陛下躬秉勞謙六合歸德士女
能言莫不慶於俄而召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大公
兵法十一事詔有司曰先所知者皆軍國大事自今常
宿於內賜先絹五十匹絲五十斤雜絲五十匹御馬一
匹拜安東將軍壽春侯賜隸戶二十二詔先與上黨王
長孫道生率師襲馮跋乙連城克之悉虜其衆乃進討
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
尺圍用填城壅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勤兵急攻賊必可
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後出爲武邑太守有治名世
祖卽位徵爲內都大官神麤二年卒年九十五詔賜金

縷命服一襲贈定州刺史中山公諡曰文懿

子罔襲爵爲京兆濟陰二郡太守卒

子鍾葵襲爵降爲子

鍾葵弟鳳子鳳子弟虬子竝中書博士

鳳子子預字元愷少爲中書學生聰敏疆識涉獵經史

太和初歷秘書令齊郡王友出爲征西大將軍長史帶

馮翊太守積數年解罷郡遂居長安每羨古人餐玉

之法乃採訪藍田石射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

餘稍得麤黑者亦篋盛以還而至家翹之皆光潤可玩

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餘多甯人後預及聞者

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馮翊公源懷等得其玉珠爲器

佩皆鮮明可寶預服經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

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

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

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

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

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

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也言訖齒啓納珠因噓屬其口

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死時猶有遺玉屑數

斗彙盛納諸棺中初天興中先子密問於先曰子孫永

魏書卷三十三 列傳 十九
爲魏臣將復事他主也先告曰未也國家政化長遠不可卒窮自皇始至齊受禪實百五十餘歲矣

賈彝字彥倫本武威姑臧人也六世祖敷魏幽州刺史廣川都亭侯子孫因家焉父爲苻堅鉅鹿太守坐訕謗繫獄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歎之僉曰此子英俊賈誼之後莫之與京弱冠爲慕容垂驃騎大將軍遼西王農記室參軍太祖先聞其名嘗遣使者求彝於垂垂彌增器敬更加寵秩遷驃騎長史帶昌黎太守垂遣其太子寶來寇大敗於參合陂執彝及其從兄代郡太守潤等太祖卽位拜尚書左丞參預國政加給事中於鄴置行臺與尚書和跋鎮鄴招攜初附父乃召還天賜末彝請詣溫湯療病爲叛胡所拘執送於姚興積數年遁歸又爲屈丐所執與語悅之拜秘書監年六十一卒世祖平赫連昌子秀迎其尸柩葬于代南

秀歷中書博士遷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揚烈將軍賜爵陽都男本州大中正恭宗崩以爵還第旣而掌吏曹事高宗以秀東宮舊臣進爵陽都子加振威將軍時丞相乙渾擅作威福多所殺害渾妻庶姓而求公主之號屢言於秀秀默然渾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慷慨大言對曰公主之稱王姬之號尊寵之極

非庶族所宜若假竊此號當必自咎秀寧死於今朝不
取笑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震懼而秀神色自
若渾夫妻默然含忿他日乃書太醫給事楊惠富臂作
老奴官慳字令以示秀渾每欲伺隙陷之會渾伏誅遂
得免難秀執正守志皆此類也時秀與中書令渤海高
允俱以儒舊見重於時皆選擬方岳以詢訪見留各聽
長子出爲郡守秀辭曰爰自愚微承乏累紀少而受恩
老無成效恐先草露無報殊私豈直無功之子超齊先
達雖仰感聖慈而俯深驚懼乞收成命以安徽臣遂固
讓不受自始及終歷奉五帝雖不至大官常掌機要而
廉清儉約不營資產年七十三遇疾給醫藥賜几杖時
朝廷舉動及大事不決每遣尚書高平公李敷就第詔
決皇興三年卒贈本將軍冀州刺史武邑公諡曰簡
子儁字異隣襲爵拜祕書中散軍曹令出爲顯武將軍
荊州刺史依例降爵爲伯先是上洛置荊州後改爲洛
州在重山中民不知學儁乃表置學官選聰悟者以教
之在州五載清靖寡事吏民亦安遷洛後儁朝京師賞
以素帛景明初卒贈本將軍光州刺史

子興襲爵

與弟賓歷尚書郎以清素稱出爲黎陽太守卒官

潤曾孫禎字叔願學涉經史居喪以孝聞太和中爲中書博士副中書侍郎高聰使於江左還以母老患輒過家定省坐免官久之徵爲京兆王愉郎中令行洛陽令轉治書侍御史國子博士加威遠將軍行曾陽太守清素善撫接得百姓情稍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加冠軍將軍正光中卒贈平北將軍齊州刺史子子儒司空田曹參軍

禎兄子景儁亦以學識知名奉朝請遷京兆王愉府外兵參軍愉起逆於冀州將授其官景儁不受愉殺之未平中贈東清河太守謚曰貞

景儁弟景興清峻鯁正少爲州主簿遂栖遲不仕後葛榮陷冀州爲榮所虜稱疾不拜景興每捫膝而言曰吾不負汝以不拜葛榮故也

薛提太原人也皇始中補太學生拜侍御史累遷散騎常侍太子太保賜爵歷陽侯加晉兵將軍出爲鎮東大將軍冀州刺史進爵太原公所在有聲績徵爲侍中治都曹事世祖崩秘不發喪尚書左僕射蘭延侍中和匹等議以爲皇孫幼冲宜立長君徵秦王翰置之祕室提曰皇孫有世嫡之重民望所係春秋雖少令問聞於天

下成王孝昭所以隆周漢廢所宜立而更求君必不可
延等猶豫未決中常侍宗愛知其謀矯皇后令徵提等
入遂殺之

提弟浮子高宗卽位以提有謀立之誠詔襲兄爵太原
公有司奏降爲侯皇興元年卒

提孫令保太和中襲爵歷陽侯

史臣曰宋隱操行貞白遺略榮利王憲名祖之孫老見
優禮屈遵學藝知機垣乃局量受遇張蒲谷渾文武爲
用人世仍顯公孫表初則一介見知終以輕薄致戾軌
始受授金之賞未陷財利之徵鮮克有終固不虛也張
濟使於四方有延譽之美李先學術嘉謀荷遇二世賈
彝早播時學秀則不畏疆禦薛提正議忠謀見害姦闇
悲夫

此傳全寫高氏小史疑收書亡而後人補之史臣語
亦悉出北史諸論合而成文然頗詳備與本史它卷
略同豈非小史全載本史乎

魏書卷三十三終

魏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廷機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王洛兒 車路頭 盧魯元 陳建 萬安國

王洛兒京兆人也少善騎射太宗在東宮給事帳下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愿未嘗有過太宗嘗獵于灑南乘冰而濟冰陷沒馬洛兒投水奉太宗出岸水沒洛兒殆將凍死太宗解衣以賜之自是恩寵日隆天賜末太宗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臾違離恭勤發於至

誠元紹之逆太宗左右唯洛兒與車路頭而已晝居山
嶺夜還洛兒家洛兒隣人李道潛相奉給晨昏往復衆
庶頗知喜而相告紹聞收道斬之洛兒猶冒難往返京
都通問於大臣大臣遂出奉迎百姓奔赴太宗還宮社
稷獲全洛兒有功焉太宗卽位拜散騎常侍詔曰士處
家必以孝敬爲本在朝則以忠節爲先不然何以立身
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服
勤左右十有餘年忠謹恭肅久而彌至未嘗須臾之頃
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授命不移
貞操踰懇雖漢之樊灌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勤而不賞
何以獎勸將來爲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直意
將軍又追贈其父爲列侯賜僮隸五十戶永興五年卒
贈太尉建平王賜温明祕器載以輜輶車使殿中衛士
爲之導從太宗親臨哀慟者數四焉乃鳩其妻周氏與
洛兒合葬

子長成襲爵卒無子

弟德成襲爵徙爲建城公加鎮遠將軍官至散騎常侍
典作長安真君十一年卒

子定州襲爵降爲建陽侯安遠將軍後定州弟升爲侍
御中散有寵於顯祖以祖父洛兒著勲先朝詔復定州

魏書卷三十四 友傳 二
爵爲公高祖初爲長安鎮將卒子陵襲升爵承明初遷
監御長賜爵始新子加寧朔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卒
車路頭代人也少以忠厚選給東宮爲太宗帳下帥善
自脩立謹慎無過天賜末太宗出於外路頭隨侍竭力
及太宗卽位拜爲散騎常侍賜爵金鄉公加忠意將軍
後改爲宣城公太宗性明察羣臣多以職事遇遣至有
杖罰故路頭優游不任事侍宿左右從容談笑而已路
頭性無害每至評獄處理常獻寬恕之議以此見重於
朝太宗亦敬納之寵待隆厚賞賜無數當時功臣親幸
莫及秦常六年卒太宗親臨哀勸贈侍中左衛大將軍

太師宣城王諡曰忠貞喪禮一依安成王叔孫俊故事
陪葬金陵

子眷襲爵

盧魯元昌黎徒河人也曾祖副鳩仕慕容垂爲尚書令
臨澤公祖父並至大官魯元敏而好學寬和有雅度太
宗時選爲通直郎以忠謹給侍東宮恭勤盡節世祖親
愛之及卽位以爲中書侍郎拾遺左右寵待彌深而魯
元益加謹肅世祖逾親信之內外大臣莫不敬憚焉性
多容納善與人交好掩人之過揚人之美由是公卿咸
親附之魯元以工書有文才累遷中書監領秘書事賜

爵襄城公加散騎常侍右將軍贈其父爲信都侯從征
赫連昌世祖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世祖出入是
日微魯元幾至危殆從征平涼以功拜征北大將軍加
侍中後遷太保錄尚書事世祖貴異之常從征伐出入
臥內每有平殄輒以功賞賜僮隸前後數百人布帛以
萬計世祖臨幸其第不出旬日欲其居近易於往來乃
賜甲第於宮門南衣食車馬皆乘輿之副真君三年冬
車駕幸陰山魯元以疾不從侍臣問疾送醫藥傳驛相
屬於路及薨世祖甚悼惜之還臨其喪哭之哀慟東西
二宮命太官日送會晨昏哭臨訖則備奏鐘鼓伎樂輿
駕比葬三臨之喪禮依安成王故事而贈送有加贈襄
城王諡曰孝葬於崑山爲建碑闕自魏興貴臣恩寵無
與爲比子統襲爵

少子內給侍東宮恭宗深昵之常與臥起同衣食父子
有寵兩宮勢傾天下內性寬厚有父風而恭順不及正
平初宮臣伏誅世祖以魯元故唯殺內而厚撫其兄弟
統以父任侍東宮世祖以元舅陽平王杜超女南安長
公主所生妻之車駕親自臨送太官設供具賜賚以千
計高宗卽位典選部主客二曹興安二年卒贈襄城王
諡曰景無子

弟彌娥襲爵拜北鎮都將卒贈襄城王諡曰恭子興仁襲爵

陳建代人也祖渾太祖末爲右衛將軍父陽尚書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稍遷下大夫內行長世祖討山胡白龍意甚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嶮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出於不意世祖墮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創世祖壯之賜戶二十高宗初賜爵阜城侯加冠軍將軍出爲幽州刺史假秦郡公高宗以建貪暴懦弱遣使就州罰杖五十高祖初徵爲尚書右僕射加侍中進爵趙郡公建與侍中

尚書晉陽侯元仙德殿中尚書長樂王穆亮比部尚書平原王陸叡密表曰皇天輔德命集大魏臣等祖父翼贊初興勤過蜀漢誓固山河享茲景福寵辱休戚與國均焉臣以凡近識無遠達階藉先寵遂荷今任彼已之譏播於羣口仰感生成俯自策厲顧省駑鈍終於無益然飲冰驚寐實懷慙負至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嘉之末封豕橫噬馬叡南據奄有荆楚及桓劉跋扈禍難相繼岱宗隔望秩之敬青徐限見德之風獻文皇帝髻亂龍飛道光率土干戚暫舞淮海從風車書旣同華裔將一昊天不弔奄背萬邦竊聞劉昱天亡權臣殺

害思正之民翹想罔極愚謂時不再來機宜易失毫分之差致悔千里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號令八方義陽王臣昶深悟存亡遠同孫氏苟歷連響從則吳會可定脫事有難成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聲於四海退可以通德信於遐裔宜乘之會運鍾今日如合聖聽乞速施行脫忤天心願存臣表徐觀後驗賞罰隨焉高祖嘉之遷司徒征西大將軍進爵魏郡王高祖與文明太后頻幸建第賜建妻宴於後庭太和九年薨

子念襲爵爲中山守丞掠良人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遇赦免爵除

萬安國代人也祖真世爲酋帥恒率部民從世祖征伐以功除平西將軍敦煌公轉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父振尚高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寧西將軍長安鎮將賜爵馮翊公安國少明敏有姿貌以國甥復尚河南公主拜駙馬都尉遷散騎常侍顯祖特親寵之與同臥起爲立第宅賞賜至巨萬超拜大司馬大將軍封安城王安國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於苑中高祖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年二十三子翼襲王爵太和十五年薨高祖以其父受寵先朝特

贈并州刺史

子纂字輔興襲依例降爲公世宗時起家司徒倉曹參軍遷南秦平西府司馬護軍長史加右軍將軍正光二年卒贈假節征虜將軍荊州刺史

子金剛襲武定末開府祭酒齊受禪爵例降有奚拔者世爲紇奚部帥其父根皇始初率衆歸魏太祖嘉之尚昭成女生子拔卒於尚書令拔尚華陰公主生子敬元紹之逆也主有功超授敬大司馬大將軍封長樂王薨子護襲爵拜外都大官太和中詔以護年邁旣未致仕令依舊養老之例卒于彥嗣根事迹遺落故略附云

史臣曰王洛兒車路頭盧曾元陳建咸以誠至發哀竭節危難苟非志烈過人亦何以若此宜其生受恩遇歿盡哀榮至如安國貴寵異於數子哉

魏書卷三十四 列傳 七

魏書卷三十四終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三

崔浩

崔浩字伯淵清河人也白馬公玄伯之長子少好文學博覽經史玄象陰陽百家之言無不關綜研精義理時人莫及弱冠為通直郎天興中給事祕書轉著作郎太祖以其工書常置左右太祖季年威嚴頗峻宮省左右多以微過得罪莫不逃隱避目下之變浩獨恭勤不怠

虞翻子祥重修

魏書卷三十五

列傳

或終日不歸太祖知之輒命賜以御粥其砥直任時不
爲窮通改節皆此類也太宗初拜博士祭酒賜爵武城
子常授太宗經書每至郊祠父子並乘軒輅時人榮之
太宗好陰陽術數聞浩說易及洪範五行善之因命浩
筮吉凶參觀天文考定疑惑浩綜覈天人之際舉其綱
紀諸所處決多有應驗恒與軍國大謀甚爲寵密是時
有兔在後宮驗問門官無從得人太宗怪之命浩推其
咎徵浩以爲當有隣國貢嬪嬙者善應也明年姚興果
獻女神瑞二年秋穀不登太史令王亮蘇坦因羣陰公
主等言讖書國家當治鄴應大樂五十年勸太宗遷都
浩與特進周澹言於太宗曰今國家遷都於鄴可救今
年之飢非長久之策也東州之人常謂國家居廣漠之
地民畜無算號稱牛毛之衆今留守舊都分家南徙恐
不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處榛林之間不便水土疾疫
死傷情見事露則百姓意沮四方聞之有輕侮之意屈
丐蠕蠕必提挈而來雲中平城則有危殆之慮阻隔恒
代千里之險雖欲救援赴之甚難如此則聲實俱損矣
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輕騎南出燿威桑梓之中誰
知多少百姓見之望塵震服此是國家威制諸夏之長
策也至春草生乳酪將出兼有菜果足接來秋若得中

孰事則濟矣太宗深然之曰唯此二人與朕意同復使
中貴人問浩澹曰今既糊口無以至來秋來秋或復不
熟將如之何浩等對曰可簡窮下之戶諸州就穀若來
秋無年願更圖也但不可遷都太宗從之於是分民詣
山東三州食出倉穀以稟之來年遂大熟賜浩澹妾各
一御衣工襲絹五十疋綿五十斤初姚興死之前歲也
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或
謂下入危亡之國將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太宗
聞之大驚乃召諸碩儒士數人令與史官求其所詣浩
對曰案春秋左氏傳說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各以其物
祭也請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暈熒
惑之亡當在此二日之內庚之與未皆主於秦辛爲西
夷今姚興據咸陽是熒惑入秦矣諸人皆作色曰天上
失星人安能知其所詣而妄說無徵之言浩笑而不應
後八十餘日熒惑果出於東井留守盤旋秦中大旱赤
地昆明池水竭童謠訛言國內誼擾明年姚興死二子
交兵三年國滅於是諸人皆服曰非所及也泰常元年
司馬德宗將劉裕伐姚泓舟師自淮泗入清欲泝河西
上假道於國詔羣臣議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關號曰
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裕舟楫步兵何能西入脫

我乘其後還路甚難若北上河岸其行爲易揚言伐姚
意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縱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
令西過又議之內朝咸同外計太宗將從之浩曰此非
上策司馬休之之徒擾其荊州劉裕切齒來义今興死
子劣乘其危亡而伐之臣觀其意必欲入關勁躁之人
不顧後患今若塞其西路裕必上岸北侵如此則姚無
事而我受敵今蠕蠕內寇民食又乏不可發軍發軍赴
南則北寇進擊若其救北則東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
縱裕西入然後興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莊刺虎兩
得之勢也使裕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勝也亦
不失救隣之名縱使裕得關中縣遠難守彼不能守終
爲我物今不勞兵馬坐觀成敗鬪兩虎而收長久之利
上策也夫爲國之計擇利而爲之豈顧婚姻酬一女子
之惠哉假令國家棄恒山以南裕必不能發吳越之兵
與官軍爭守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猶曰裕西入函谷
則進退路窮腹背受敵北上岸則姚軍必不出關助我
揚聲西行意在北進其勢然也太宗遂從羣議遣長孫
嵩發兵拒之戰於曄城爲裕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
太宗聞之恨不用浩計二年司馬德宗齊郡太守王懿
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勸國家以軍絕其後路則

裕軍可不戰而克書奏太宗善之會浩在前進講書傳
太宗問浩曰劉裕西伐前軍已至潼關其事如何以卿
觀之事得濟不浩對曰昔姚興好養虛名而無實用于
泓又病衆叛親離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以臣觀之克之
必矣太宗曰劉裕武能何如慕容垂浩曰裕勝太宗曰
試言其狀浩曰慕容垂承父祖世君之資生便尊貴同
類歸之若夜蛾之赴火少加倚仗便足立功劉裕挺出
寒微不階尺土之資不因一卒之用奮臂大呼而夷滅
桓玄北擒慕容超南摧盧循等僭晉陵遲遂執國命裕
若平姚而還必篡其主立其勢然也秦地戎夷混并虎狼
之國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荆揚之
化於三秦之地譬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走不可得也
若留衆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
殘去殺今以秦之難制一二年間豈裕所能哉且可治
戎東甲息民備境以待其歸秦地亦當終爲國有可坐
而守也太宗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我遣精騎南襲彭
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浩曰今西北二寇未殄陛下不
可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嵩有治國之
用無進取之能非劉裕敵也臣謂待之不晚太宗笑曰
卿量之已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

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玄恭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太宗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懸象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漠北醇樸之人南入中地變風易俗化洽四海自與羲農齊烈臣豈能仰名太宗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家國夷滅一身孤寄爲姚氏封殖不思樹黨彊隣報讎雪恥乃結忿於蠕蠕背德於姚興撥堅小人無大經略正可殘暴終爲人所滅耳太宗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縹醪酒十觚水精戎盞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旨也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

微經北斗絡紫微犯天棓八十餘日至漢而滅太宗復召諸儒術士問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災咎之應將在今國朕甚畏之盡情以言勿有所隱咸共推浩令對浩曰古人有言夫災異之生由人而起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故人失於下則變見於上天事恒象百代不易漢書載王莽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與今同國家主尊臣卑上下有序民無異望唯僭晉卑削主弱臣彊累世陵遲故桓玄逼奪劉裕秉權彗孛者惡氣之所生是爲僭晉將滅劉裕篡之之應也諸人莫能易浩言太宗深然之五年裕果廢其主司馬德文而自立南鎮上裕改

元赦書時太宗幸東南瀉滷池射鳥聞之驛召浩謂之曰往年卿言彗星之占驗矣朕於今日始信天道初浩父疾篤浩乃剪爪截髮夜在庭中仰禱斗極為父請命求以身代叩頭流血歲餘不息家人罕有知者及父終居喪盡禮時人稱之襲爵白馬公朝廷禮儀優文策詔軍國書記盡關於浩浩能為雜說不長屬文而留心於制度科律及經術之言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嘗之禮豐儉之節義理可觀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孔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

師豈設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教衰生

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太宗恒有微疾怪異屢見乃使中貴人密問於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國之君皆將有咎今茲日蝕於胃昴盡光趙代之分野朕疾彌年療治無損恐一旦奄忽諸子並少將知之何其為我設圖後之計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聖業方融德以除災幸就平愈且天道懸遠或消或應昔宋景見災脩德熒惑退舍願陛下遣諸憂虞恬神保和納御嘉福無以闇昧之說致損聖思必不得已請陳睿言自聖化龍興不崇備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今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陛下素所委仗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

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入總萬機出統戎政監國撫軍
六柄在手若此則陛下可以優游無爲頤神養壽進御
醫藥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則奸宄息望旁無
覬覦此乃萬世之令典塞禍之大備也今長皇子燾年
漸一周明叡溫和衆情所繫時登備副則天下幸甚立
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並待成人而擇創錯天倫則生
履霜堅冰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豈不由
此太宗納之於是使浩奉策告宗廟命世祖爲國副主
居正殿臨朝司徒長孫高山阻公奚斤北新公安同爲
左輔坐東廂西面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丘堆爲右
弼坐西廂東面百寮總已以聽焉太宗避居西宮時隱
而窺之聽其決斷大悅謂左右侍臣曰長孫嵩宿德舊
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安同
曉解俗情明練於事穆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崔浩博
聞彊識精於天人之會丘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
此六人輔相吾與汝曹遊行四境伐叛柔服可得志於
天下矣羣臣時奏所疑太宗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
曹國主也會聞劉裕死太宗欲取洛陽虎牢滑臺浩曰
陛下不以劉裕歟起納其使貢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
死乘喪伐之雖得之不令春秋晉士丐帥師侵齊聞齊

侯卒乃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感孝子義足以動諸侯今國家亦未能一舉而定江南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布義風於天下令德之事也若此則化被荆揚南金象齒羽毛之珍可不求而自至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率拒戰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惡稔如其疆臣爭權變難必起然後命將揚威可不勞士卒而收淮北之地太宗銳意南伐詰浩曰劉裕因姚興死而滅其國裕死我伐之何爲不可浩固執曰興死二子交爭裕乃伐之太宗大怒不從浩言遂遣奚斤南伐議於監國之前曰先攻城也先略地也斤曰請先攻城浩曰南人長於守城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今以大國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時剋挫損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爲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滑臺虎牢及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汾河東走若或不然卽是圍中之物公孫表請先圖其城斤等濟河先攻滑臺經時不拔表請濟師太宗怒乃親南巡拜浩相州刺史加左光祿大夫隨軍爲謀主及車駕之還也浩從太宗幸西河太原登憇高陵之上下臨河流傍覽川域慨然有感遂與同寮論五等郡縣之是非考秦始皇漢武帝之違失好古識治時伏其言天師寇

謙之每與浩言聞其論古治亂之迹常自夜達旦竦意
斂容無有懈倦既而歎美之曰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
當今之臯繇也但世人貴遠賤近不能深察之耳因謂
浩曰吾行道隱居不營世務忽受神中之訣當兼脩儒
教輔助泰平真君繼千載之絕統而學不稽古臨事闡
昧卿爲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浩乃著書二十
餘篇上推太初下盡秦漢變弊之迹大旨先以復五等
爲本世祖卽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
能不免羣議故出浩以公歸第及有疑議召而問焉浩
纖妍白皙如美婦人而性敏達長於謀計常自比張良
謂已稽古過之旣得歸第因欲脩服食養生之術而寇
謙之有神中錄圖新經浩因師之始光中進爵東郡公
拜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唯浩曰往年
以來熒惑再守羽林皆成鈞已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
併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和時會並集不可失也世
祖乃使奚斤等擊蒲坂而親率輕騎襲其都城大獲而
還及世祖復討昌次其城下收衆僞退昌鼓譟而前舒
陣爲兩翼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昏冥宦者趙倪進
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將士飢渴
願陛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

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
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世祖曰善分騎
奮擊昌軍大潰初太祖詔尚書郎鄧淵著國記十餘卷
編年次事體例未成逮于太宗廢而不述神麌二年詔
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謙鄧穎晁繼范耳黃
輔等共參著作敘成國書三十卷是年議擊蠕蠕朝臣
內外盡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世祖世祖皆不聽唯浩贊
成策略尚書令劉潔左僕射安原等乃使黃門侍郎仇
齊推赫連昌太史張淵徐辯說世祖曰今年己巳三陰
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尅
不利於上又羣臣共贊和淵等云淵少時嘗諫符堅不
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時人事都不和協何可舉動
世祖意不決乃召浩令與淵等辯之浩難淵曰陽者德
也陰者刑也故日蝕脩德月蝕脩刑夫王者之用刑大
則陳諸原野小則肆之市朝戰伐者用刑之大者也以
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脩刑之義也歲星襲月年
飢民流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太白行蒼龍宿於天文
爲東不妨北伐淵等俗生志意淺近牽於小數不達大
體難與遠圖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
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

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古人語曰非常之原黎民
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也淵等慙而言
曰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
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苦勞士馬
也浩曰淵言天時是其所職若論形勢非彼所知斯乃
漢世舊說常談施之於今不合事宜也何以言之夫蠕
蠕者舊是國家北邊叛隸今誅其元惡收其善民令復
舊役非無用也漠北高涼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則北
遷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來降貴者尚
公主賤者將軍大夫居滿朝列又高車號爲名騎非不
可臣而畜也夫以南人追之則患其輕疾於國兵則不
然何者彼能遠走我亦能遠逐與之進退非難制也且
蠕蠕往數入國民吏震驚今夏不乘虛掩進破滅其國
至秋復來不得安臥自太宗之世迄於今日無歲不警
豈不汲汲乎哉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
請試之問其西國未滅之前有何亡徵知而不言是其
不忠若實不知是其無術時赫連昌在座淵等自以無
先言慙赧而不能對世祖大悅謂公卿曰吾意決矣亡
國之臣不可與謀信矣哉而保太后猶難之復令羣臣
於保太后前評議世祖謂浩曰此等意猶不伏卿善曉

之令悟既罷朝或有尤浩者曰今吳賊南寇而舍之北
伐行師千里其誰不知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南
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則無以禦
南賊自國家并西國以來南人恐懼揚聲動衆以衛淮
北彼北我南彼勞我息其勢然矣此破蠕蠕往還之間
故不見其至也何以言之劉裕得關中留其愛子精兵
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固守舉軍盡沒號哭之聲至今
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彊盛之時而欲以
駒犢齒虎口也設令國家與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
量不能守是以必不來若或有衆備邊之軍耳夫見

水之凍知天下之寒嘗肉以一齋識饒中之味物有其類
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
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塞向溫南來寇抄
今出其慮表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望塵奔
走牡馬護羣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未過數日
則聚而困敝可一舉而滅斃勞永逸長久之利時不可
失也唯患上無此意今聖慮已決發曠世之謀如何止
之陋矣哉公卿也諸軍遂行天師謂浩曰是行也如之
何果可克乎浩對曰天時形勢必克無疑但恐諸將瑣
瑣前後顧慮不能棄勝深入使不全舉耳及軍入其境

蠕蠕先不設備民畜布野驚怖四奔莫相收攝於是分
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二千里凡所俘虜及獲畜產
車廬彌漫山澤蓋數百萬高車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二
十餘萬落虜遂散亂矣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諸
大將果疑深入有伏兵勸世祖停止不追天師以浩曩
日之言固勸世祖窮討不聽後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
被疾不知所爲乃焚燒穹廬科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山
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無人領統相去百八十里
追軍不至乃徐徐四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
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世祖深恨之大軍旣還南賊
竟不能動如浩所量浩明識天文好觀星變常置金銀
銅鏡於醉器中令青夜有所見卽以鏡畫紙作字以記
其異世祖每幸浩第多問以異事或倉卒不及束帶奉
進蔬食不暇精美世祖爲舉匕箸或立嘗而旋其見寵
愛如此於是引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
左光祿大夫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
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
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
深思卿言也因令歌工歷頌羣臣事在長孫道生傳又
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以示

之曰汝曹視此人厓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脅中
所懷乃踰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意而慮不自決
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乃勅諸尚書曰凡軍
國大計卿等所不能決皆先諮浩然後施行俄而南藩
諸將表劉義隆大嚴欲犯河南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
擊之因誅河北流民在界上者絕其鄉導足以挫其銳
氣使不敢深入詔公卿議之咸言宜許浩曰此不可從
也往年國家大破蠕蠕馬力有餘南賊震懼常恐輕兵
奄至臥不安席故先聲動衆以備不虞非敢先發又南
上下濕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
之時且彼先嚴有備必堅城固守屯軍攻之則糧食
不給分兵肆討則無以應敵未見其利就使能來待其
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萬全之計勝必可
克在朝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討西滅赫連北破
蠕蠕多獲美女珍寶馬畜成羣南鎮諸將聞而生羨亦
欲南抄以取資財是以披毛求瑕妄張賊勢冀得肆心
旣不獲聽故數稱賊動以恐朝廷背公存私爲國生事
非忠臣也世祖從浩議南鎮諸將復表賊至而自陳兵
少簡幽州以南戍兵佐守就漳水造船嚴以爲備公卿
議者僉然欲遣騎五千并假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

等令誘引邊民浩曰非上策也彼聞幽州已南精兵悉
發大造舟舩輕騎在後欲存立司馬誅除劉族必舉國
駭擾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來備北境後審知官軍有
聲無實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徑來至河肆其侵暴則
我守將無以禦之若彼有見機之人善設權譎乘間深
入虞我國虛生變不難非制敵之良計今公卿欲以威
力攘賊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
謂矣不可不思後悔無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還可待
使至審而後發猶未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將奪
其國彼安得端坐視之故楚之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
勢然也且楚之等瑣才能以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就
大功爲國生事使兵連禍結必此之羣矣臣嘗聞魯軌
說姚興求入荊州至則散敗乃不免蠻賊掠賣爲奴使
禍及姚泓已然之效浩復陳天時不利於彼曰今茲害
氣在揚州不宜先舉兵一也午歲自刑先發者傷二也
日蝕滅光晝昏星見飛鳥墮落宿值斗牛憂在危亡三
也熒惑伏匿於翼軫戒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
敗五也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
萬舉而萬全國安而身盛今義隆新國是人事未周也
災變屢見是天時不協也舟行水涸是地利不盡也三

事無一成自守猶或不安何得先發而攻人哉彼必聽
我虛聲而嚴我亦承彼嚴而動兩推其咎皆自以爲應
敵兵法當分災迎受害氣未可舉動也世祖不能違衆
乃從公卿議浩復固爭不從遂遣陽平王杜超鎮鄴琅
邪王司馬楚之等屯潁川於是賊來遂疾到彥之自清
水入河泝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關世祖聞赫
連定與劉義隆懸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討赫連羣臣曰
義隆猶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剋而義隆乘虛
則失東州矣世祖疑焉問計於浩浩曰義隆與赫連定
同惡相招連結馮跋牽引蠕蠕規肆逆心虛相唱和義
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觀之有似連
雞不得俱飛無能爲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住河
中兩道北上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
致討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
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俾兒情見止望固河自守
免死爲幸無北度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擬之必仆剋
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
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西行勿疑平涼
旣平其日宴會世祖執浩手以示蒙遜使曰所云崔公
此是也才略之美當今無比朕行止必問成敗決焉若

合符契初無失矣後冠軍將軍安頡軍還獻南俘因說南賊之言云義隆勅其諸將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若其不動佳彭城勿進如浩所量世祖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浩計爲謬驚怖固諫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遠矣至於歸終乃不能及遷浩司徒時方士祁纖奏立四王以日東西南北爲名欲以致禳吉除災異詔浩與學士議之浩對曰先王建國以作蕃屏不應假名以爲其福夫日月運轉周歷四方京都所居在於其內四王之稱實奄邦畿名之則逆不可承用先是纖春收代爲萬年浩曰昔太祖道武皇帝應天受命開拓洪業諸所制置無不循古以始封代土後稱爲魏故代魏兼用猶彼殷商國家積德著在圖史當享萬億不宜假名以爲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世祖從之是時河西王沮渠牧犍內有貳意世祖將討焉先問於浩浩對曰牧犍惡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剋獲實無所損于時行者內外軍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歲常羸死恒不減萬乃不少於此而遠方承虛便謂大損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不圖大軍卒至必驚駭騷擾不知所出擒之必矣且牧犍劣弱諸弟驕恣爭權從橫民心離解加比年以來天災地變都在秦涼

成滅之國也世祖曰善吾意亦以爲然命公卿議之弘
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
臣然繼父職貢朝廷接以蕃禮又王姬釐降罪未甚彰
謂且羈縻而已今士馬勞止宜可小息又其地鹵斥略
無水草大軍旣到不得久停彼聞軍來必完聚城守攻
則難拔野無所掠於是尚書古弼李順之徒皆曰自溫
圍河以西至於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一丈
餘至春夏消液下流成川引以漑灌彼聞軍至決此渠
口水不通流則致渴乏去城百里之內赤地無草又不
任久停軍馬斤等議是也世祖以命浩以其前言與斤
共相難抑諸人不復餘言唯曰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
理志稱涼州之畜爲天下饒若無水草何以畜牧又漢
人爲居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立郡縣也又雪之
消液纔不斂塵何得通渠引漕漑灌數百萬頃乎此言
大詆誣於人矣李順等復曰耳聞不如目見吾曹目見
何可共辨浩曰汝曹受人金錢欲爲之辭謂我目不見
便可欺也世祖隱聽聞之乃出親見斤等辭旨嚴厲形
於神色羣臣乃不敢復言唯唯而已於是遂討涼州而
平之多饒水草如浩所言乃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
北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

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維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卽位之初不遑寧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遠於神麇始命史職注集前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兗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効也而史闕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則言爲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

述成此書務從實錄浩於是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及恭宗始總百揆浩復與宜都王穆壽輔政事時又將討蠕蠕劉潔復致異議世祖逾欲討之乃召問浩浩對曰往擊蠕蠕師不多日潔等各欲回還後獲其生口云軍還之時去賊三十里是潔等之計過矣夫北土多積雪至冬時常避寒南徙若因其時潛軍而出必與之遇則可擒獲世祖以爲然乃分軍爲四道詔諸將俱會鹿渾海期日有定而潔恨計不用沮誤諸將無功而還事在潔傳世祖西巡詔浩與尚書順

陽公蘭延都督行臺中外諸軍事世祖至東雍親臨汾
曲觀叛賊薛永宗壘進軍圍之永宗出兵欲戰世祖問
浩曰今日可擊不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人心安閑
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須臾必碎若待明日恐其見官軍
盛大必夜遁走世祖從之永宗潰滅車駕濟河前驅告
賊在渭北世祖至洛水橋賊已夜遁詔問浩曰蓋吳在
長安北九十里渭北地空穀草不備欲渡渭南西行何
如浩對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魁所在擊虵之法當
須破頭頭破則尾豈能復動宜乘勢先擊吳今軍往一
日便到平吳之後回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內未
便損傷馬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北山卒
未可平世祖不從乃渡渭南吳聞世祖至盡散入北山
果如浩言軍無所克世祖悔之後以浩輔東宮之勤賜
繒絮布帛各千段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鄒標素諂
事浩乃請立石銘刊載國書并勒所注五經浩贊成之
恭宗善焉遂營於天郊東三里方百三十步用功三百
萬乃訖世祖蒐于河西詔浩詣行在所議軍事浩表曰
昔漢武帝患匈奴疆盛故開涼州五郡通西域勸農積
穀爲滅賊之資東西迭擊故漢未疲而匈奴已敝後遂
入朝昔平涼州臣愚以爲北賊未平征役不息可不徒

其民案前世故事計之長者若遷民人則土地空虛雖有鎮戍適可禦邊而已至於大舉軍資必乏陛下以此事闊遠竟不施用如臣愚意猶如前議募徙豪彊大家充實涼土軍舉之日東西齊勢此計之得者浩又上五寅元曆表曰太宗卽位元年勅臣解急就章孝經論語詩尚書春秋禮記周易三年成訖復詔臣學天文星曆易式九宮無不盡看至今三十九年晝夜無廢臣稟性弱劣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乃夢共鬼爭義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真正者少自秦始皇燒書之後經典絕滅漢高祖以來世人妄造曆術者有十餘家皆不得天道之正大誤四千小誤甚多不可言盡臣愍其如此今遭陛下太平之世除僞從真宜改誤曆以從天道是以臣前奏造曆今始成訖謹以奏呈唯恩省察以臣曆術宣示中書博士然後施用非但時人天地鬼神知臣得正可以益國家萬世之名過於三皇五帝矣事在律曆志真君十一年六月誅浩清河崔氏無遠近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郊標等立石銘刊國記浩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石銘顯在衢路往來行者咸以爲言事遂聞發有司按驗浩取

秘書郎吏及長曆生數百人意狀浩伏受昧其祕書郎
吏已下盡死浩始弱冠太原郭逸以女妻之浩晚成不
曜華采故時人未知逸妻王氏劉義隆鎮北將軍王仲
德姊也每奇浩才能自以爲得壻俄而女亡王深以傷
恨復以少女繼婚逸及親屬以爲不可王固執與之逸
不能違遂重結好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
時讀誦浩怒取而焚之損灰於廁中及浩幽執置之檻
內送於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搜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
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以爲報應之驗
也初浩構害李順基萌已成夜夢乘火焚順寢室火作
而順死浩與室家羣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
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
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真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焚人
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已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
之燎於原不可向邇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
殃積不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
之而不能俊至是而族浩旣工書人多託寫急就章
從少至老初無憚勞所書蓋以百數必稱馮代疆以
示不敢犯國其謹也如此浩書體勢及其先人而妙巧
不如也世寶其迹多裁割綴連以爲模楷浩母盧氏謹

孫女也浩著食經敘曰余自少及長耳目聞見諸母諸姑所脩婦功無不蘊習酒食朝夕養舅姑四時祭祀雖有功力不任僮使常手自親焉昔遭喪亂飢饉仍黎饘蔬餬口不能具其物用十餘年間不復備設先妣慮久廢忘後生無知見而少不習業書乃占授爲九篇文辭約舉婉而成章聰辨彊記皆此類也親沒之後值國龍興之會平暴除亂拓定四方余備位台鉉與參大謀賞獲豐厚牛羊蓋澤貲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則梁肉遠惟平生恩季路負米之時不可復得故序遺文垂示來世始浩與冀州刺史顓榮陽太守模等年皆相次浩爲長次模次顓三人別祖而模顓爲親浩恃其家世魏晉公卿常侮模顓模謂人曰桃簡正可欺我何合輕我家周兒也浩小名桃簡顓小名周兒世祖頗聞之故誅浩時二家獲免浩旣不信佛道模深所歸向每雖糞土之中禮拜形像浩大笑之云持此頭顱不淨處跪是胡神也史臣曰崔浩才藝通博究覽天人政事籌策時莫之二此其所以自比於子房也屬太宗爲政之秋值世祖經營之日言聽計從寧廓區夏遇旣隆也勤亦茂哉謀雖蓋世威未震主末途邂逅遂不自全豈烏盡弓藏民惡其上將器盈必槩陰害貽禍何斯人而遭斯酷悲夫

八

魏書卷三十五終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李順

李順字德正趙郡平棘人也父系慕容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治有能名太祖定中原以系爲平棘令年老卒於家贈寧朔將軍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才策知名於世神瑞中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始光初從征蠕蠕以籌略之功拜後軍將軍仍賜壽平棘子加奮

康熙十五年重修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

一

威將軍世祖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前北征李順獻
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使搃攝前驅之事卿以爲
何如浩對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旨但臣與之婚姻深
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可專委世祖乃止初浩弟娶
順妹又以弟子娶順女雖二門婚媾而浩頗輕順順又
弟之伏也由是潛相猜忌故浩毀之至統萬大破昌軍
順謀功居右轉拜左軍將軍後征統萬遷前將軍授之
以兵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世祖
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十卷世祖善之至
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黃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戶帛千匹
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二秦平遷散騎常侍進爵爲侯
加征虜將軍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以河西
內附世祖欲精簡行人崔浩曰蒙遜稱蕃欵著河右若
俾遐域流遁殊荒畢至宜令清德重臣奉詔褒慰尚書
李順卽其人也世祖曰順納言大臣固不宜先爲此使
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
吳亦魏之太常苟事是宜無嫌於重爾日之行豈吳王
入覲也世祖從之以順爲太常策拜蒙遜爲太傅涼王
使還拜使持節都督秦雍梁益四州諸軍事寧西將軍
開府長安鎮都大將進爵高平公未幾復徵爲四部尚

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復使涼州蒙遜遣中兵校郎楊定歸白順曰年衰多疹舊患發動腰脚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順曰王之年老朝廷所知以王祇執臣禮別有詔旨豈得自安不見上使也蒙遜翌日延順入至庭中而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今則覆亡之不恤而敢陵侮天地魂神逝矣何用見之將握節而出蒙遜使定歸追順於庭曰太常既難忍衰疾傳云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致自安耳若太常曰爾拜爾跪而不祇命斯乃小臣之罪矣順益怒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王賜胙命曰伯舅無不拜而桓公奉遵臣節而拜受今君雖功高勳厚未若小白之勤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如便偃蹇自大此乃速禍之道非圖久安之計若朝廷震怒遂相吞滅悔何及哉蒙遜曰太常規之以古烈懼之以天威敢不翹悚敬聽休命遂拜伏盡禮禮畢蒙遜曰夫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朝廷頃來征伐屢克境宇已博但當循理此民亦足興治然專務討擊恐不可常勝順曰昔太祖廓定洪基造有區夏太宗承統王業惟新自聖上臨御志寧四海是以戎車屢駕親冒風霜滅赫連於三秦走蠕蠕於漠北闢土開邊

隸首不紀僵屍截馘所在成觀除蕩暴虐存恤黎庶威震八荒聲被九域自古以來用兵之美未有今日之盛是以遐方荒俗之氓莫不翹足抗手歛衽屈膝天兵四臨昭德罰罪何云恃力夫聖王之用兵也征南蠻則北狄怨討西戎則東夷恨天子安得已哉蒙遜曰誠如來言則涼土之民亦願魏帝遠至何爲復遽驛告警不舍晝夜意君之所言殆爲虛事順曰苗民叛帝舜而親暴君有扈違后啓而從逆主咸懾逼於近地牽制於凶威自古而然豈獨涼民也順旣使還世祖問與蒙遜復往之辭及蒙遜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又統統集荒阻遠人頗亦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識及臣往迎便乖本意不忠不信於是而甚禮者身之與敬者行之本未有無禮不敬而能久享福祿以臣觀之不復周矣世祖曰若如卿言則効在無遠其子必復襲世襲世之後早晚當滅順對曰臣略見其子並非才俊能保一隅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世祖曰朕今方事于東未暇管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爲晚且停前計以爲後圖旣而蒙遜死間至世

祖謂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之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有二返世祖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遊宴頗有悖慢之言恐順東還泄之朝廷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徹浩知之密言於世祖世祖未之信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世祖曰昔與卿密圖期之無遠但以頃年東伐未遑西顧在萬之間遂及于此今和龍既平三方無事比繕甲治兵指營河右掃蕩萬里今其時也卿往復積歲洞鑿廢興若朕此年行師當剋以不順對曰臣疇日所啓私謂如然但民勞既久未獲寧息不可頻動以增勞悴願待他年世祖從之五年議征涼州順議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與崔浩庭諍浩固執以爲宜征世祖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世祖與恭宗書以言其事頗銜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浩曰臣之所言虛實皆如此類初蒙遜有西域沙門曇無讖微有方術世祖詔順令蒙遜送之京邑順受蒙遜金聽其殺之世祖克涼州後聞而嫌順涼土既平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云順昔受牧犍父子重賂

每言涼州無水草不可行師及陛下至姑臧水草豐足其詐如此幾誤國事不忠若是反言臣讒之於陛下世祖大怒真君三年遂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爲世祖知重居中用事及浩之誅世祖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便至此由浩譖毀朕忿遂盛殺卿從兄者浩也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顯祖追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諡曰宣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

長子敷字景文真君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爲中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並以聰敏內參機密出入詔命敷性謙恭加有文學高宗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典掌要切加前軍將軍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事無不關及劉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奇以彭城懸瓠降附于時朝議謂彼誠僞未可信保敷乃固執必然曰劉氏喪亂釁起蕭牆骨肉內離藩屏外叛今以皇朝之靈兵馬之力兼并之會宜在於今況安都珍奇識機歸命奉誠萬里小民元元企仰皇化今之事機安可復失於是衆議乃同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有力焉敷既見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

十有餘人弟奔又有寵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惡罪二十餘條顯祖大怒皇興四年冬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爲庶人敷從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爲北州所稱美既至斯禍時人歎惜之
敷長子伯和次仲良與父俱死伯和走竄歲餘爲人執送殺之伯和有庶子孝祖年小藏免後敷妻崔氏得出宮養之至平涼太守

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歷散騎常侍平東將軍西兗

州刺史濮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禍常勅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告然後渡之旣而使人平曉卒至津吏欲先告式使者給云我須南還不停此州不煩令刺史知也津人信之與使俱渡使者旣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俱死

式子憲字仲軌清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和初襲爵又降爲伯拜祕書中散雅爲高祖所賞稍遷散騎侍郎接對蕭衍使蕭琛范雲以母老乞歸養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推憲不爲之屈時人高之轉授驍騎將軍尚書左丞長兼吏

部郎中遷長兼司徒左長史定州大中正尋遷河南尹
參議新令於尚書上省永平三年出爲左將軍兗州刺
史四年坐事除名後以黨附高肇爲御史所劾事具高
聰傳正光二年二月肅宗講於國子堂召憲預聽又以
子騫爲國子生四年拜光祿大夫復本爵濮陽伯五年
除持節安西將軍行雍州刺史尋除七兵尚書加撫軍
將軍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假鎮
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
蕭衍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旣平詔遣
兼黃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驎騮馬一匹仍除征

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二年蕭衍遣其北平將
軍元樹右衛將軍胡龍牙護軍將軍夏侯亶等來寇壽
陽樹等從下蔡軍於城之東北亶從黎漿而屯於城南
憲謂不先破元樹等則夏侯亶無由可剋乃遣子長鈞
率衆逆戰軍敗長鈞見執樹等乘之憲力屈以城降因
求還國衍聽歸旣至勅付廷尉二年秋憲女壻安樂王
鑒據相州反靈太后謂鑒心懷劫脅遂詔賜憲死時年
五十八末熙中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定冀相殷四州諸
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史諡曰文
靜

子希遠字景冲早卒

子祖俊襲祖爵齊受禪例降

希遠兄長鈞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希遠第二弟希宗字景玄出後憲兄性寬和儀貌雅麗涉獵書傳有文才起家太尉參軍事轉直後領侍御史遷通直散騎常侍尋為東南道行臺郎珍右丞與諸軍討賊於彭沛克之轉齊獻武王大行臺郎中遷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獻武王擢為中外府長史為齊王納其第二女希宗以人望兼美深見禮遇出行上黨太守尋而遘疾興和二年四月卒於郡年四十四

贈使持節都督定冀滄瀛殷五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殷州刺史諡曰文簡

長子祖昇武定末太子洗馬

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武定末國子祭酒兼給事黃門侍郎

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盛年十四國子學生以聰達見知歷大將軍府法曹參軍太宰府主簿轉中散大夫遷中書舍人加通直散騎常侍曾為釋情賦曰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爽氣而軫慮

魏書卷三十一 列傳 九
籠樊之念既多寥廓之想彌切含毫有思斐然成賦猶
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也則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
隋珠未敢自同作者蓋亦各言爾志云荷峻極之層構
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
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爲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脩
若豢龍之不隕似窮葉之世濟故抱玉而懷珠立滋蘭
而樹蕙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
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歲裝布銀繩而昭晰清風忽
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李伯仁上東門銘曰上東少陽厥位在寅條風動物月值孟春
王武子詩曰於顯我王緝乘斯民俊明有德嚴恭惟寅逢軒教之方洽遇周命之

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若勝庭之五傑似
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
來儀步康衢而騁力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
弼諧於本朝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
鼓翼旣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道
俱升於二宮遂遵流以至海且因岳而爲嵩同羽儀於
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引寒暑而相終委
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
不及已濩落而少成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
忠信於十邑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

自進寧琢磨而成章垂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不
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况蔡文之
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本無聲於梁魏故
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宅顯晦而垂所既無懷於
四至安有情於再舉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
渤解之乘鴈類九段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
閑居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修書少賓客於季彥謝
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歷實明皇之拱已曾問政於
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閭人以多子遂陟降於庭止同
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
時昏水羣飛於溟海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
朽索而乘奔玉羊夫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
多難橫流且其云始既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某時睇
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視匪車而
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嗜而不已自牽役於宰朝實
有懷於胥恥在下僚而栖屑願奮迅於泥滓瞻故鄉以
臨睨悵有動於思歸越來流以鼓柁遡北風而結駢入
成都之舊宅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
無機且耕而食且蠶而永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無
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素之精微誠因閑而養拙亦有

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遲遲於麗日發依
依於弱柳鳥閒關以呼庭花芬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
簧望有踰於新婦襲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
隴而踞石遂嘯儔而命偶同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
九或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報
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義於不朽斯蓋先民之
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爲帝庚辛處躔視墟
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綿綿積霜霽於近接起次寥於遠
天思多端以類長若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冀觀
濤之可蠲遂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鴈於清溪釣魴

鯉於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促
柱奉綠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未旋跌蕩
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聊用永年悟柱下
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既有惜於茂懸且自悲於井渫
訪鄭詹之格言求季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
而投轍服毳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
喻江河而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折
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彘而居鄭
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難以隆基據殷憂
而啓聖調南風以負宸居北辰而爲政創彝倫於九疇

班平章於百姓喻繩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徒鎬
之故典究遷亳之遺今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
觀禮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穆
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匡以作相
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平而地成伊余身
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言之猶締戴會弁之如星
非巡瀆以窺井信夕陽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
之知足奉炯誠以周旋抱微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
恒興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瞻疎傳
以徘徊望申公而躑躅並鄙志之獲展庶微願之逢時
歌致命而可下詠歸田而有期揖帝城以高逝與人事
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極巢父以戲潁追許子而
升箕供暮餐於沆漭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醕而無別混
名實而不治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鷓鴣之可賦鴻鵠
之爲詩哉尋加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鎮南將軍尚書
左丞仍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蕭衍後坐事免論者以
爲非罪騫嘗贈親友盧元明魏收詩曰幽棲多暇日摠
駕琴荒坳南瞻帶宮雉北睇拒畦瀛流火時將未懸炭
漸云輕寒風率已厲秋水寂無聲層陰蔽長野凍雨暗
窮汀侶浴浮還沒孤飛息且驚三褫俄終歲一九曾未

營閑居同洛涘歸身款武城稍旅原思藿坐夢尹懃荆
監河愛斗水蘇子惜餘明益州達反趣廷尉辯交情豈
若忻蓬華收志偶沉冥後詔兼太府少卿尋除征南將
軍給事黃門侍郎死於晉陽所著詩賦碑誄別有集錄
贈本將軍太常殷州刺史齊受禪重贈使持節侍中都
督殷滄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仍殷州刺
史諡曰文惠

騫弟希禮字景節武定末通直散騎常侍

希遠庶長兄劔興和中梁州驃騎府長史

式弟弈字景世美容貌有才藝早歷顯職散騎常侍宿
衛監都官尚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
追念弈兄弟乃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家歲時賜以布
帛

弈別生弟冏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太和中拜下
大夫南部給事出為龍驤將軍南豫州刺史還拜冠軍
將軍尋除光祿大夫守度支尚書二十一年高祖幸長
安冏以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古稱陸海勸高祖去
洛陽而都之後高祖引見笑而謂之曰卿一昨有啓欲
朕都此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駕尚書今以西京說
朕仍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

問對曰昔漢祖起於布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合於本旨今陛下百世重光德洽四海事同隆周均其職貢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高祖大悅其年問卒賜錢二十萬布百匹朝服一具衣一襲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高祖彈駁公卿無所回避百寮皆憚之高祖常加優禮故車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公彊當世堪濟過之

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尚書祠部郎相州撫軍府長史司空從事中郎博陵太守所在亦以清幹著稱

二弟太字季寧沙歷書儀以太尉行軍昌外郎

順弟修基陳留太守卒

子探幽

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洪鸞孫悌傑樂陵太守武定中以貪汙賜死

脩基季弟惲字善祖小字藥囊少有高名爲中書侍郎從世祖征涼州戰沒時人咸惜焉初順與從兄靈從弟孝伯竝以學識器業見重於時故能砥礪宗族競名修尚靈與族叔詵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高士頌詵字令孫京兆太守詵後繼

闕

秀林小名楹性彊直太和中自中書博士爲頓丘相豪
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郡批彊扶弱政以威嚴爲名
以母憂去職後爲太尉諮議參軍假節行荊州事拜司
徒司馬加冠軍將軍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正光中卒
年六十三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裔字徽伯出後秀林兄鳳林裔初除汝南王悅常侍
稍遷定州別駕孝昌中爲定州鎮軍長史加輔國將軍
帶博陵太守十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尋假平北將
軍防城都督賊旣圍城裔潛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僭
竊特無綱紀至於市令驛帥咸以爲王呼曰市王驛王

乃封裔爲定州王洛周尋爲葛榮所滅裔仍事榮永安
初朱榮旣擒葛榮遂繫裔及高敖曹薛修義李無爲
等於晉陽從榮至洛榮死乃免普泰初以裔爲持節散
騎常侍安北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慰勞山東大使永
熙中除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齊獻武王大丞相諮
議參軍天平初以預定策之功封固安縣開國伯食邑
四百戶加征東將軍車駕遷鄴爲大行臺右丞留在洛
陽監修宮殿尋除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四年八月
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年五十詔贈使持節都
督定冀瀛殷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令司徒公

定州刺史

子直襲武定末司徒屬齊受禪例降

裔弟景義大司馬諮議參軍殷州大中正

景義弟伯穆武定末合州刺史

秀林從弟煥字仲文小字醜瓌有幹用少與酈道元俱

爲李彪所知自給事中轉治書侍御史恒州刺史穆泰

據代都謀反高祖詔煥與任城王澄推治之煥先驅至

州宣言曉諭仍誅泰等景明初遷司空從事中郎蕭寶

卷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司

與楊大眼奚康生寺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

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撫慰民咸忻悅仍行揚州事

賜爵容城伯軍還行河內郡事拜司徒右長史以荆蠻

擾動勅煥兼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輔國將

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

斷白馬戍勅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

等與軍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

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屬都督元麗至遂

共平之時氏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煥密募

氏趙芒路斬定進還朝遇患卒時年四十四贈征虜將

軍幽州刺史諡曰昭

子密武定中襄州刺史

秀林族子肅字彥邕歷秦朝請清河王懌郎中令稍遷洛陽令步兵校尉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延昌四年薦肅爲黃門郎加光祿大夫肅爲性酒狂熙平初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肅時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爲有司彈劾靈太后怒之出爲章武內史歲餘遷右將軍夏州刺史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肅從弟暉字景林有學識初除奉朝請太學博士司空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拜左軍將軍正光中元以其弟羅爲青州刺史暉爲羅平東府長史遷廷尉少卿殷州大中正孝昌二年冬卒年五十七贈平東將軍齊州刺史謚曰宣

子慎武定中東平太守

暉從弟仲琰奉朝請定雍二州長史太尉諮議中散太中大夫東郡汲郡二郡太守司徒左長史弘農太守先是官牛二姓阻嶮爲害仲琰示以威惠並卽歸伏還除衛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仍除北雍州刺史將軍如故轉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琰爲營

奏書卷三十一 列傳 十一
構將作進號衛大將軍出除車騎大將軍兗州刺史仲
奕以孔子廟牆宇頽有頽毀遂改脩焉還除將作大匠
所歷並清勤有聲年六十六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青州刺史

子希良侍御史

詵從子善犯孝靜諱趙郡太守

子顯造州主簿

顯進子映字輝道南安王國常侍光州征虜府主簿相
州治中寧朔將軍步兵校尉孝昌三年冬卒年四十二
天平中贈通直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殷州刺史

子普濟武定中北海太守

映弟育字仲遠奉朝請稍遷世勳烈將軍奉車都尉都督
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後除征東
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夏卒年五十七贈驃騎
大將軍都官尚書定州刺史論曰貞

子惜襲武定末齊文襄王大將軍府記室參軍齊受禪
爵例降

顯進弟恃顯位至左中郎將卒贈中壘將軍安州刺史
恃顯養京兆王愉妾楊氏爲女愉改楊姓爲李而親念
恃顯恃顯子道舒與愉同逆愉敗走兗

第三子道瓌武定末范陽太守

道瓌弟道瓘少以父譴被刑位至中常侍

侍顯弟曄字季顯涉歷書中司徒行參軍稍遷濟州輔國府長史坐兄事免後除尚書中兵郎遷冠軍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荊州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蕭衍衍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仍除尚書左丞出除洛州刺史將軍如故未拜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子暉賓美容貌寬和沉雅太學博士

暉賓弟山儒少而清立學涉羣書山儒少弟大蓋並早卒

曄族弟孝怡字悅宗中書學生相州高陽王雍主簿廣陵王羽掾新蔡太守別將蕭寶寅長史從中山王英破蕭衍臨川王蕭宏於梁城除朔州安北府長史又爲中堅將軍相州鎮北府長史遷冠軍將軍魏郡太守相州刺史中山王熙據鄴起兵也孝怡陰結募城民與熙長史柳元章別駕游荆之等率衆擒熙賞昌樂伯靈太后反政以孝怡義黨除名爲民後安樂王鑿鎮鄴起孝怡爲別將永安初除左將軍太中大夫仍爲防城都督

魏書卷三十一 列傳 三十一
以拒葛榮之勳賜爵趙郡公拜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末
安三年行殷州事遷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武定六
年卒八十

子思道儀同開府中兵參軍武城縣公

熙字仲熙神嘉中與高允等俱被徵拜中書博士轉侍
郎以使沮渠有功賜爵元氏子加中壘將軍卒贈鎮東
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莊

子季王襲卒贈青州刺史諡曰貞

子遺元襲初除冀州趙郡王幹東閣祭酒累轉尚書左
民郎中冀州京兆王愉功曹參軍帶扶柳令爲愉所親
通與同反愉敗遺元逃竄會赦乃雪復除兗州平東府
長史後拜中堅將軍殷州征北將軍長史卒年六十三
贈征北將軍定州刺史

子恃寧以父事被刑武定末官至中尹

恃寧弟子寧襲爵開府默曹參軍齊禪爵例降

熙族孫蘭和自右軍將軍歷平陽勃海二郡太守

蘭和弟蘭集平昌太守

熙族孫同軌體貌魁岸腰帶十圍學綜諸經多所治誦
兼讀釋氏又好警術年二十二舉秀才射策除奉朝請
領國子助教轉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史遷國子博士加

征虜將軍末熙二年出帝幸平等寺僧徒講說勅同軌
論難音韻閒朗往復可觀出帝善之三年春釋菜詔延
公卿學官於顯陽殿勅祭酒劉歊講孝經黃門李郁講
禮記中書舍人盧景宣解大戴禮夏小正篇時廣招儒
學引令預聽同軌經義素優辯析兼美而不得執經深
爲慨恨太平中轉中書侍郎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
使蕭衍衍深耽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
涅槃大品經引同軌預席衍兼遣其臣並共觀聽同論
難久之道俗咸以爲善盧景裕卒齊獻武王引同軌在
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始歸緇素請業

者同軌夜爲解說四時恒爾不以爲倦武定四年夏卒
年四十七時人傷惜之齊獻武王亦殊嗟悼賻襚甚厚
贈驃騎大將軍瀛州刺史謚曰康

同軌兄義深武定中齊州刺史

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武定中以在郡貪汙輒召部曲
還京師棄市

幼舉弟之良有幹用前將軍尚書金部郎卒

之良弟稚廉武定末并州儀同開府長史

史臣曰李順器宇才識一時推重謀宣中國氣折外蕃
所以世祖垂心而崔浩側目敷式兄弟位望並高憲風

魏書卷三十六
度恢雅風重朝列而遭隋有命報施俱爽嗚呼以茲盛
德克廣其猷宗緒扶疎人位盛顯可謂李雖舊族其世
唯新矣

魏書卷三十六終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

司馬休之 司馬楚之 司馬景之

司馬叔璠 司馬天助

司馬休之字季豫本河內溫人晉宣帝季弟譙王進之
後也司馬叡僭立江南又以進子孫襲封至休之父恬
為司馬昌明鎮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天興五年休之
為司馬德宗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為桓玄逼遂奔慕

容德劉裕誅玄後還建鄴裕復以休之爲荊州刺史休
之頗得江漢人心劉裕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子文思繼
休之兄尚之爲譙王謀圖裕裕執送休之令自爲其所
休之表廢文思并與裕書陳謝神瑞中裕收休之子文
寶兄子文祖並殺之乃率衆討休之休之上表自陳於
德宗與德宗鎮北將軍曾宗之宗之子竟陵太守軌等
起兵討裕裕軍至江陵休之不能敵遂與軌奔襄陽裕
復進軍討之太宗遣長孫嵩屯河東將爲之援時姚興
征虜將軍姚成王冠軍將軍司馬國璠亦將兵救之不
及而還休之遂與子文思及宗之等奔於姚興裕滅姚
泓休之與文思及德宗河間王子道賜輔國將軍溫楷
竟陵內史魯軌荊州治中韓延之殷約平西參軍桓謐
桓璩及桓溫孫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陳郡袁式等數百
人皆將妻子詣嵩降月餘休之卒于嵩軍詔曰司馬休
之率其同義萬里歸誠雅操不遂中年殞喪朕甚愍焉
其追贈征西大將軍右光祿大夫謚始平聲公
文思與淮南公國璠池陽子道賜不平而僞親之引與
飲宴國璠性疏直因酒醉遂語文思言已將與溫楷及
三城胡曾王珍曹粟等外叛因說京師豪彊可與爲謀
數十人文思告之皆坐誅以文思爲廷尉卿賜爵鬱林

公善於其職聽訟斷獄百姓不復匿其情劉義隆遣將
裴方明擊楊難當於仇池世祖以文思爲假節征南大
將軍進曾譙王督洛豫諸軍南趣襄陽邀其歸路還京
爲懷朔鎮將興安初薨

子彌施襲爵以選尚臨涇公主而辭以先取毗陵公賈
瑾女與瑾竝坐祝詛伏誅

司馬楚之字德秀晉宣帝弟太常廞之八世孫父榮期
司馬德宗梁益二州刺史爲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楚之
時年十七送父喪還丹陽值劉裕誅夷司馬戚屬叔父
宣期兄貞之竝爲所殺楚之乃亡匿諸沙門中濟江自

歷陽西入義陽竟陵蠻中及從祖荊州刺史休之爲裕
所敗乃亡於汝潁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士與
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及劉裕自立楚之規欲報
復收衆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劉裕深憚之遣刺客
沐謙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自來
因欲殺之楚之聞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
乃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爲裕所忌憚願不
輕率以保全爲先楚之歎曰若如來言雖有所防恐有
所失謙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誠信物得士之心皆此類
也太宗末山陽公奚斤略地河南楚之遣使請降因表

曰江淮以北聞王師南首無不抃舞思奉德化而逼於
寇逆無由自致臣因民之欲請率慕義爲國前驅今皆
白衣無以制服人望若蒙偏禪之號假王威以唱義則
莫不率從於是假楚之使持節征南將軍荊州刺史奚
斤旣平河南以楚之所率戶民分置汝南南陽南頓新
蔡四郡以益豫州世祖初楚之遣妻子內居於鄴尋徵
入朝時南藩諸將表劉義隆欲入爲寇以楚之爲使持
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州以距之其長史臨邑
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潁以南
望風翕然回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

所致也世祖大悅璽書勞勉賜前後部鼓吹義隆將到
彥之泝河而西列守嵩巖至於潼關及彥之等退走楚
之破其別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
擒義隆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浮萬餘人
上疏曰臣奉命南伐受任一方而智力淺短誠節未効
所以夙夜憂惶忘寢與食臣屢遣人至荆揚所在陳說
具論天朝盛化之美莫不忻承聖德傾首北望而義隆
兄弟知人情搖動遣臣私讐順爲司州刺史統淮北七
郡代垣苗守懸瓠自鞏洛滑臺敗散以來義隆恥其敗
北多加罪罰到彥之削位退同卒伍殺姚縱夫於壽春

斬竺靈秀於彭城王休元託疾檀道濟斥放凡在腹心
悉懷疑阻民怨臣猜可謂今日臣聞平殄寇逆必乘戰
勝之威建立功勳亦因離貳之勢伏惟陛下聖德膺符
道光四海神旌所指莫不摧服其未賓者義隆而已今
天網遐舉殊方仰德固宜掃清東南齊一區宇使濟濟
之風被於江漢世祖以兵久勞不從以散騎常侍徵還
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義隆遣將裴方明胡崇之
寇仇池以楚之爲假節與淮陽公皮豹子等督關中諸
軍從散關西入擊走方明擒崇之仇池平而還車駕伐
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
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說令擊楚之等以絕糧運蠕蠕
乃遣玁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
莫能察楚之曰必是玁賊截之以爲驗耳賊將至矣卽
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
不可攻逼賊乃走散世祖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王如
故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和平五年薨時年七十
五高宗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
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諡貞王陪葬金陵
長子寶胤與楚之同人國拜中書博士廌門太守卒

楚之後尚諸王女河內公主生子金龍字榮則少有父風初爲中書學生入爲中散顯祖在東宮擢爲太子侍講後襲爵拜侍中鎮西大將軍開府雲中鎮大將朔州刺史徵爲吏部尚書太和八年薨贈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謚康王贈絹一千疋金龍初納太尉隴西王源賀女生子延宗次纂次悅後娶沮渠氏生徽亮卽河南王沮渠牧犍女世祖妹武威公主所生也有寵於文明太后故以徽亮襲例降爲公坐連穆泰罪失爵延宗父亡後數年卒

子裔字承業世宗時悅等爲裔理嫡還襲祖爵位至後軍將軍卒贈征虜將軍洛州刺史

子藏襲齊受禪例降

纂字茂宗中書博士歷司州治中別駕河內邑中正永平元年卒贈鎮遠將軍南青州刺史謚曰肅

子澄字元鏡司州秀才司空功曹參軍給事中卒贈龍驤將軍夏州刺史

澄弟仲粲武定中尚書左丞

悅字慶宗自司空司馬出爲立節將軍建興太守轉寧朔將軍司州別駕遷太子左衛率河北太守世宗初除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時有汝南上蔡董毛奴者齎錢五

千死在道路郡縣疑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
堤懼拷掠自誣言殺獄旣至州悅觀色察言疑其不實
引見毛奴兄靈之謂曰殺人取錢當時狼狽應有所遺
此賊竟遺何物靈之云唯得一刀鞘而已悅取鞘視之
曰此非里巷所爲也乃召州城刀匠示之有郭門者前
曰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及祖悅收及祖
詰之曰汝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祖款引靈之又
於及祖身上得毛奴所著皂襦及祖伏法悅之察獄多
此類也豫州于今稱之悅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
之詔改蕭衍司州爲郢州以悅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

蕭衍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
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爲竹墩遣
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蒯沛精卒二千以戍之後於關
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東西爲之節度關
南之民多懷兩望悅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掩擊敗之盡
燔其城樓儲積擒蒯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詔
曰司馬悅首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旣久屢請入朝
可遂此志聽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爲豫州刺史論義
陽之勳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永元元年城人
白早生謀爲叛逆遂斬悅首送蕭衍旣而邢巒復懸瓠

魏書卷三十七 列傳 七
詔曰司馬悅暴羅橫酷身首異所國戚舊勳特可悼念
主書董紹銜命公行囚漂殊域事可矜愍尚書可量賊
將齊苟兒等四人之中分遣二人勅揚州爲移以易悅
首及紹迎接還本用慰亡存贈平東將軍青州刺史賜
帛三百疋諡曰莊子肫襲爵

肫尚世宗妹華陽公主拜駙馬都尉特除負外散騎常
侍加鎮遠將軍正光五年公主薨月餘肫卒贈左將軍
滄州刺史

子鴻字慶雲性麤武襲爵位至都水使者坐與西域交
通賜死

子孝政襲齊受禪爵例降

金龍弟躍字寶龍尚趙郡公主拜駙馬都尉代兄爲雲
中鎮將朔州刺史假安北將軍河內公躍表罷河西苑
封與民墾殖有司執奏此麋鹿所聚太官取給今若與
民至於奉獻時禽懼有所闕詔曰此地若在稼穡雖有
獸利事須廢封若是山澗虞禁何損尋先朝置此豈苟
藉斯禽亮亦以俟軍行薪蒸之用其更論之躍固請宜
以與民高祖從之還爲祠部尚書太鴻臚卿潁川王師
以疾表求解任太和十九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賜朝
服一具衣一襲絹一千匹楚之父子相繼鎮雲中朔土

服其威德

司馬景之字洪略晉汝南王亮之後太宗時歸闕爵蒼梧公加征南大將軍清直有節操太宗甚重之卒贈汝南王

子師子襲爵

景之兄準字巨之以太常奉率二千餘家歸國時太宗在虎牢授寧遠將軍新蔡公假相州刺史隨駕至京出除廣寧太守悅近來遠清儉有稱世祖嘉之賜布六百疋後降號爲平遠將軍改爲密陵侯興光初卒

子安國襲爵

司馬叔璠晉安平獻王孚之後也父曇之司馬德宗河間王桓玄劉裕之際叔璠與兄國璠北奔慕容超後西投姚興劉裕滅姚泓北奔屈丐世祖平統萬兄弟俱入國國璠賜爵淮南公卒無子爵除叔璠安遠將軍丹楊侯卒

長子靈壽神麈中與弟道壽俱來歸國靈壽冠軍將軍溫縣侯道壽寧朔將軍宜楊子靈壽出除陳郡太守劉義隆侵境詔靈壽招引義士得二千餘人從西平公安頡破虎牢滑臺洛陽三城徙五百餘家人河內又從討蠕蠕西征涼州所在著功出爲遼西太守治有清儉之

稱太和九年卒贈懷州刺史諡曰靖靈壽娶太宰頌丘
王李峻女與婦父雅不相善每見抑退故位不大至
子惠安高祖時襲爵歷恒州別駕柔乾太守太尉諮議
參軍事卒

子祖珍年十五舉司州秀才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年十
八先父卒

祖珍弟宗龐世宗時父惠安以久病啓以爵轉授解褐
安定王府騎兵參軍洛州龍驤府司馬善射未曾自伐
性閑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未安中卒

子嵩亮襲

惠安弟直安歷位尚書郎濟北濟南二郡太守員外散
騎常侍蕭寶夤征鍾離引爲長史坐軍退免官加刑以
疾得免尋除東平原太守還京爲中散大夫加征虜將
軍大中大夫遷左將軍正光四年卒贈大將軍濟州刺

史

子龍泉滄州開府長史

道壽長子元興襲父爵

子景和給事中稍遷揚州驃騎府長史清河內史正光
元年卒贈左將軍平州刺史

元興弟仲明侍御史中書舍人以謹敏著稱稍遷衛尉

少卿仍領舍人出為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坐貪殘為御史所彈遇赦免積年不叙後娶靈太后從姊為繼室除武衛將軍征虜將軍轉光祿大夫武衛如故遷大司農卿加安東將軍散騎常侍出為安北將軍恒州刺史常侍如故正光五年卒

子彥邕有風望正員郎稍遷相州刺史驃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天平四年卒贈散騎常侍都督懷洛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懷州刺史

司馬天助自云司馬德宗驃騎將軍元顯之子劉裕自立乃來歸闕除平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天助招率義士欲襲裕東平濟北二郡及城戍又破裕將閻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公如故真君二年與司馬文思等南討還又從駕北征在陣歿

子元伯字歸都襲爵後降溫縣子太和中為建威將軍泰山太守

史臣曰諸司馬以亂亡歸命楚之風槩器略最可稱乎其於未足論也而以往代遺緒竝當位遇可謂幸矣

魏書卷三十七終

其

